艸亭先生集

亭林集五卷周擷芷書少嘉與當代爲功業顯擷芷因以文詩並亭林娛論之年湯陵萍亭野詩

交既也人年輩遠不相及然擷芷已往世之志一寓于文與詩實私淑亭林得其緒當國危吳

江世遂與潘耒稱亦爲不倫而功名學術兩殊亭人實高士放于渡海游于外不慕榮利者

志居行必有超乎尋常者惜記載未詳未知浦人徙南潯華亭吳江並及擷芷傳其緒

周某當叢之豐從此主筆之所以蜀渾然海邦一生表彰遺逸此集章頗之以博而博邦

詩集戀鄉居士鈔之年刻未至于君而縣邑虛之人民當爲海邦之出草者所欽也

戊子三月朔后十日文如居士識于成都村居

艸亭先生文集序

鍾嶽束髮日師事之周明威先生今圖先生予艸亭先生孫也而先君子成童後曾從今圖先生遊數載故艸亭先生爲人本末先君子尤具知焉先君子嘗命鍾嶽曰我聞諸今圖夫子而知艸亭太夫子我邑高士也童而岐嶷長而好古飭躬勵志抱道自高其所與遊者若張佩葱淩渝安孫常叔輩皆一時道學之彥卒之遊歷以老不詭遇以干時故峻潔之概亦能貽厥子孫而得有古人風若其著書立說咸衷道義顧亭林許其鄙俗學而求六經含春華而食秋實王阮亭美其不得聞於

今必有以傳於後葢品詣文章足與程朱接武而韓杜爭席矣惜自先師父子繼殁遺稿散佚梓行無期是余之遺憾也今老矣爾其善成余志　鍾嶽謹識之勿敢忘

按先生所著蜀漢書已佚杜詩集說若干卷今具存於吳淒張氏至詩文集先於錢君止亭處得殘稿一冊後又得翁君海村所輯詩四卷文二卷而先生之集略備

鍾嶽諷讀數過得窺先生之學實能究緯象地輿之奧極兵農禮樂之博故其發爲文辭務爲有用而筆騰墨飛中又句斟字酌尤非近代諸家所能仿彿假令先生樂於用世寧至長遭棄遺乃竟不求聞達甘布衣以終

其身則先君子之推為高士者誠無愧矣翁君苦志搜輯闡揚潛德古君子之用心也而鍾嶽得所藉手登諸梨棗以完先君子之素志而無慊於師門實有厚幸焉世之君子倘得遺珠而并以惠鍾嶽則尤幸矣嘉慶己卯門下後學俞鍾嶽敬識

艸亭先生文集序

前輩論吳江文章嘗以周艸亭配稼堂稼堂之文余弱冠即喜誦之艸亭之文未之見也後讀亭林集有與周籀書書稼堂未刻稿有送周籀書之楚中詩俱稱其學有根源於是急欲訪其遺稿焉壬寅歲有書賈以艸亭百六集至亟典衣購之蓋其仲子成季之所手錄者文一卷五十五篇詩一卷百篇作序者王漁洋仇滄柱作傳者蔣湘帆而陳滄洲所作蜀漢書序亦附焉按傳艸亭名篆字籀書生而有文在手曰文正所著有蜀漢書八十卷杜詩集說二十卷文二卷詩四卷文如正統論

治河議詩如日晷月魄天河地輿星文分野徹土疆濬溝洫蘇東南熟西北等篇皆經文緯武窮今考古之道云云此百六集中有正統論治河議而日晷等篇無一存者蓋余所得文與詩皆未全也旣而於李扶九處得其詩草一冊古今體詩三百十篇與集中同者五十四篇而日晷等篇亦無存焉於張鱸江處始錄其日晷一篇月魄三篇其熟西北濬溝洫於松陵詩徵中錄出又於陸鳳來處見艸亭遺稿錄其蜀漢書中序贊八篇詩十篇通前後得文六十三篇詩三百七十三篇而艸亭之集幾幾乎可稱完書矣嗚呼以艸亭之才之學與稼

堂殆堪伯仲乃稼堂以布衣入詞垣其文章傳誦海內而艸亭則老於江湖其後人雖手錄父書而藏之終不免有零落散佚之虞余搜羅邑中文獻不遺餘力而日困一日又未能表章其十一是何豐於才而嗇於遇耶雖然艸亭之文實足以傳世而行遠天或者將假手於余而纂輯之以待發幽闡潛者出如稼堂之刻亭林諸書而得與稼堂並傳於世亦未可知也嘉慶庚申二月後學翁廣平序

艸亭先生百六集原序

禮樂大道也升周孔之堂其爲禮樂也盛矣詩文小道也入韓杜之室其爲詩文也正矣自唐以來稱專家者何可勝數卽無敵如太白深博如子厚亦豈後人所易及然一臨之以韓進之以杜則不免退遜此言道者所以必以周孔爲歸若伯夷之淸栁下之和非其至者已今艸亭詩規乎杜而王孟以下其弗取也文軼乎韓而歐蘇以下其不屑也但杜以詩著文則掩焉韓以文稱詩則絀焉以二子之賢猶有弗逮艸亭何如人顧能兼有其長豈得之天者視古人爲獨全與屈子曰尺有所

短寸有所長拾遺以獻賦進吏部以進士登其才志已有所發揮而力且不暇若艸亭則終身不遇其抱負一無所洩故得專力焉而見爲盡善如此也假令有志之士其境遇同於艸亭取一二古人師之少而壯壯而老安在不足比稱特患旁趨雜出學焉而未得其正爲可惜耳往者艸亭與余同客京師說詩論文外相見無他述其時艸亭所爲杜詩集說已成余方別爲詳註屬稾未定考證之際艸亭之益爲多今余注已問世而艸亭之書尚在名山蓋藏之以待其人也艸亭旣沒有子來叔不忍沒其先人之志出其書幷詩文若干卷向余問

序謀爲之梓余讀而慨然曰艸亭之法韓杜固矣顧其
平居論說又嘗先風雅而後杜先左史而後韓是艸亭
又舍韓杜而左史風雅是法也要之挾有用之才未嘗
一見諸行事則不得不殫其志窮其力成一家之言以
傳後世而所傳者又能出我之長以爭古人之長審古
人之法以立我之法何風雅左史之難言韓杜之弗若
王孟歐蘇之足述哉此艸亭所爲詩若文之道也所爲
詩若文之道而得其正者也四明仇兆鼇

艸亭先生文集序

文莫貴于自得擬議各家而成者有之乎曰有江淹雜體是也步趨一切而簒取馳世者有之乎曰有新莽之學周書王通之續論語是也秦子羽之頭責王子淵之僮約詞則詭麗而理乏指歸顏介所謂博士書劵三紙無驢者也七激七依逵旨應閒趣有寄托而體仍宿穢杜篤所謂知而復知謂之重知者也負販假衣于明光懷珠固悶于裋褐韓子所云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詞不備謂之不成文者也然而有天焉莊屈左穀馬班杜韓千古之至文也踵而傚之者浹以歲月句規調襲以爲

莊屈左穀馬班杜韓復生矣其果復生乎是二莊屈左穀馬班杜韓也抑楚相之談笑中郎之典型與則亦依聲託響猶有人之見存也返扣之靈臺則亡何有矣故求古人于似不若求古人于不似似與不似相與皆寘沈默要眇唱呟激放迎之距之吐之茹之若滅若沒若離若合而古人在焉其眞也其神也其天也乃不徇于外而深造自得者也不見夫唾者乎如珠如璣如琲如泡雜然不可指數唾者不知也見水底沙潬之石子纍纍焉修短圓橢斑駁五色蠃蠶蔆筍蓮栗之類罔不畢肖彼且烏乎待哉青紅碧綠藥艸滿山飲者散者湯者

丸者溫者寒者辛者甘者和緩者越人遇之剖肌洞膝
抉提根株而導理色脈措吾意而不爲私唯所施而各
當與道大適而已矣無僞故也天也艸亭先生之文是
已昧者賓賓焉以爲莊屈左轂馬班杜韓也則亦向之
擬議諸家不稍知變化而掛漏者也僞也非天也非所
以爲文亦非所以知文者也秀水諸錦

艸亭先生詩集序

門人蔣子靜山與吳門周生來叔交因持其先人艸亭詩集寄余求序余與艸亭生同時而未相識然讀其詩而知其學且知其為人則謂之相識焉可嗟乎四海之廣其懷才不以時出汨沒以老者不可謂多人亦不可謂乏人唯識者弗遇遇者弗識閒有遇且識者又皆斯人之徒不屑相尚以名宜知者之少也安得盡取其詩而讀之强名為相識與顧古語有之千里若比肩百世若隨踵其人苟有可述雖累千百年起而尚友者皆知已也遑論時之同與不同哉艸亭之所為蜀漢書杜詩

集說余皆未及見至於詩則上規風雅下取初盛唐人之法而以沈鬱頓挫出之其月魄天河星文地輿諸作及徹土疆均土著以下等篇皆經天緯地之學溢而寓諸吟詠者可謂博識而聞道懷才自淑之隱君子矣我知其雖不得聞於今必有傳於後無疑也古來聞風向慕有誦其遺文而歎生不與同時者今艸亭未嘗先後於余而曾不之識猶幸靜山之寄示俾余得彷彿其人窺測其學知其爲博識聞道懷才自淑之隱君子也深思之士讀是集而以我說通之凡生同於余者可無不相識之憾後於余者亦無不同時之歎矣濟南漁洋山

八王士禎

蜀漢書序附

時至漢季亂臣賊子蓬然坌起不知天王爲何物曹氏父子其渠魁也厥後篡弒相尋其子孫不旋踵滅亡殆盡至帝禪銜璧典午已竊神器論者謂宜直以晉繼漢不知有魏也一時詖辭邪說橫行天下亦不知蜀漢爲何物卽溫公爲世大儒通鑑一書貽笑萬世李密僞蜀賢者不免毋論陳壽已自紫陽綱目出而正統之論定然其閒異同詳略褒貶是非顚倒繆亂正復不少今讀籀書周先生蜀漢書而後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詖辭邪說無所寘其喙如灌莽之被燎火幽谷之覩太陽使

有目者皆樂覩有耳者皆樂聞萬世之下三綱正九法明矣顧余於先生有感焉先生生而有文在手弱冠能文章長而足迹幾徧天下所過閩粵滇黔牂牁夜郎齊魯燕趙道途不下萬餘里凡經歷之境可忻可愕者皆一一與胸中蓄積相融貫隨其所處必有著述古人鍵戶名山著書而先生獨以三十餘年東西南北逆旅之歲月成之其書又實足以輓世道而正人心顧乃不獲一遇竟以馳驅遊歷老是何豐其才而嗇其命乎然遊覽不富文章亦必不奇自昔賢者抱負非常往往多窮困無聊不得已而立言垂世類如是也假令先生生東

漢末目擊篡弑之慘不爲伏龍鳳雛亦必如管幼安之高蹈遠引若降志辱身歷遊吳魏而相君吾知其必不爲無疑也何者學術正心術端進退取舍得失存亡之道確然不惑於中無撓於外故也今先生之子廉負是書問序于余余深媿不足以知先生也論其梗槩若此

長沙陳鵬年

艸亭先生傳

先生名篆字籀書生而有文在手曰文正德行文章學者宗之稱爲艸亭先生世居松江泖上明熹懷間曾祖父曉始官禮部殁贈福建平和縣令祖秉緒以明經歷官至四川簡州守父澧博學有奇略以世際鼎革遯迹吳淞苕霅間先生亦性恬逸不樂仕進卜築吳江爛谿之嚴墓以作述自娛學窮經史百子凡兵農禮樂經綸時務以至天文地輿財賦河渠鹽鐵選舉其見諸詩若文者莫不炳然有所發明詩躡盛唐文追兩漢發皇昭越自成一家絕非規模李杜趨步馬班而范曄陳壽王

維高適之倫自瞠乎後矣嘗遊天下名山大川北歷燕趙南周嶺海其間錢唐楊子彭蠡洞庭瀟湘之壯嵩高太行岱宗衡麓匡廬武夷之勝以至南粵牂牁夜郎滇僰之遠且險無不到昔龍門之工文以善遊先生以遊爲文資以文爲遊資者餘三十年著蜀漢書八十卷以漢昭烈爲正統爲帝紀二年表一志二諸葛關張以下世家五法正龐統以下列傳三十次附吳爲堅策霸紀一權亮休皓分紀四周瑜魯肅等列傳十六又次附魏爲曹操霸紀一丕叡芳髦奐僭紀五管幼安以下列傳二十七蓋闢陳志之繆竊取春秋之義以修史職也又

著杜詩集說二十卷大要以法脈為先法脈之說唯初盛唐諸公爲能具之唯先生爲能得之其披窾導卻字句篇章無模糊影響之患開闔承轉變化錯綜沉鬱頓挫之法犁然在目中晚以降歷宋元明之爲詩者曾未語此也外著文二卷詩四卷文如正統論治河議詩如日晷月魄天河地輿星文分野及徹土疆濬溝洫蘇東南熟西北等篇皆經文緯武窮今考古之道垂諸永久而不可泯沒者豈特文采洸洋聿皇赫濯足以起弊興衰稱行遠傳不朽云爾哉卒時年六十有五先生祖若父皆工著述子二長曰廉字來叔次曰勉字成季亦以

文學世其家云金壇蔣衡撰

艸亭先生年譜

先子既沒先兄廉作年譜附諸詩文集顧序次歷年著述猶不若節姑錢碩人識之詳且無誤節姑諱蕙先子女弟勉少歲字學詩學節姑之教爲多勉故質之節姑重加攷訂而增損改易其十之二云雍正戊申三月勉識

明崇禎壬午閏十一月十二日壬申先子生

本朝順治元年甲申先子年三歲先是曾王父掛冠歸里曾祖諱秉緒字嗣服號蒿同明四川簡州知州有看鼎孫先子小名識字詩慧固由天植棠還待學開云

乙未先子年十四歲曾王父卒

戊戌十七歲自湖州烏程南潯鎮先大父天頽先生嘗避地南潯先子亦生于此故居則在松江青浦之泖田遷居松江華亭章練塘盡通六經百家諸子始作古文

己亥十八歲講學會友若桐鄉張考夫吳江張佩蔥王寅旭崑山顧寧人烏程嚴顥生諸先生咸訂交焉

康熙三年甲辰二十三歲注莊子　與倪生論文書失　與顧寧人先生書失

戊申二十七歲遷蘇州吳江塔頭浜作文塚銘　節女傳失　書柳宗元傳後　留窮賦失

己酉二十八歲二月望日王母于碩人卒

庚戌二十九歲作正統論　九謠　主客　僬僥　鉏君墓誌銘　失

辛亥三十歲三月二十八日娶先妣吳碩人（吳江吳鉏伯先生長女）時先大父客江西（先大父諱澧字禹功號天碩）先子往覲省爲作甲子詩徵序　失

壬子三十一歲始寓吳江嚴墓市

癸丑三十二歲作空青說　盛生詩集序

甲寅三十三歲　與凌渝安書

乙卯三十四歲寓嘉興秀水南律十二月除日兄（廉生）

丙辰三十五歲夏廬左產芝作芝記其冬仍徙嚴墓得

明昆侖山人王叔承故宅遂定居焉

丁巳三十六歲三月二十日始從先大父渡江遊齊魯遂北至燕京

戊午三十七歲在燕作燕丹論　眞畫軒記

己未三十八歲自燕遊楚作綏寧竹枝詞序

庚申三十九歲客長沙作悼屈　詩賈

辛酉四十歲客長沙

壬戌四十一歲客滇

癸亥四十二歲由滇返黔楚歸家

甲子四十三歲再往燕作墨賦始著杜詩集說

乙丑四十四歲在燕作治河議

丙寅四十五歲在燕作計生文集序　古劍記後跋

丁卯四十六歲從燕省家

戊辰四十七歲復之燕冬歸

己巳四十八歲春末仍之燕秋末歸葬先祖母旋遊南粵十二月除夕勉始生

庚午四十九歲在南粵冬末歸家

辛未五十歲家居作艸亭詩說一卷

壬申五十一歲正月十有七日大父卒

癸酉五十二歲又往燕

甲戌五十三歲春去燕適晉秋復還燕

乙亥五十四歲冬遊閩杜詩集說成作杜詩集說序

丙子五十五歲在閩正月十有七日先妣吳碩人卒

考定二史杜甫傳

丁丑五十六歲在閩作劍津賦　趙盾論　秦論　范

增論　淮陰侯論　左評　周正辨　贈劉生序

張隱居文集序　徐處士詩集序　玉華洞圖

後序

戊寅五十七歲還自閩作挺翠園記

己卯五十八歲春葬先大父夏遊京口冬往雲間作字

說

庚辰五十九歲在雲間作二陸祠議　三都賦說　徐

生奕譜引　郭公說　與竹堂先生論韻書冬歸

辛巳六十歲卒勉至雲間

壬午六十一歲復往燕冬還雲間

癸未六十二歲八月重遊京口作文沙　詩璞

甲申六十三歲在京口五月八日始修蜀漢書

乙酉六十四歲在京口作撲滿賦　蜀漢遺臣表序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先子年六十五歲春從京口至淮

陰六月蜀漢書成七月返自淮陰道病八月八日

抵家九月十有五日庚午卒越七年癸巳三月二十六日癸卯與先妣吳碩人合葬鎮江丹徒白兎山

先子諱篆字籀書號艸亭子二人長廉次勉孫四人廉子夢荃勉子天民敦復中行所著有蜀漢書八十卷杜詩集說二十卷文集二卷詩集四卷卷共一百有六爲百六集云

艸亭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八篇 附改本一批本一

記三篇

卷之二

書四篇

傳一篇

說四篇

雜文八篇

艸亭先生詩集目錄

卷之二

五言律

乙巳除夕予舉一子命之曰除巳巳除夕復舉
一子以兒爲例亦名爲除而以大小别之喜
而有作付大除誦
送舍弟簡還家　得舍弟簇家信
西施舌　江瑤柱
榕　大除
小除　悼亡
緐花　蓮蓬人
淮陰市　重遊金山寺
蹙策　挽徐處士

衢州道中　楚元王廟

卷之三

七言律

客夜　臺城

金陵　金陵懷古

咸陽懷古　南徐懷古

閩越懷古　南粵懷古

金山　夢筆山

焦山　寄題七星巖

山澗韜光作　鐵牛

卷之四

五六七言絕句

艸亭先生文集卷一

吳江周篆籀書著　後學翁廣平海邨編輯
門下後學俞鍾嶽覺齋校刊

悼屈

世左直而右曲兮窮奇進而鷹鷙狃善類以陷阱兮羌破家而亡國糈瓊瑤以觴醴兮鴻尚翩然遠遊囮鴞梟以招之兮焉危身而下投棘剡剡其刺人兮蘭蓀芳而被體皇天固無私生兮恃人力爲刈理霜非無故而戕賊兮隼何恃而奮揚孰取萬古之肅殺兮能永寘乎春陽鬱五彩與和鳴兮非鳳凰之所樂世埜舉爲瑞鳥兮

羌內美之未耀操左券與符節兮必鄢郢之淪亡參刀圭於和扁兮誠欲起夫膏肓剖赤心而爲丹兮瀝碧血以爲芝調仁義以成劑兮糅禮樂而和之旣引之以菌桂兮又先嘗以椒蘭冀苦口之必達兮忽瘽腴爲改觀一進君而雷叱兮再進君而按劒君不御其斯已兮傷國脉之如綫非龍逢之憯生兮亦無畏死之比干苟應律與合節兮何百折之足患歷九州而相君兮非夫子之志也羌懷石以沉淵兮終夫子之事也亂曰謂湘江兮成田昌陽兮化荃持慰君兮君不然有郢兮可哀美人兮可思或愧君兮君不知澤風兮蕭蕭山崢嶸兮天

汏寥與終古兮君鬱陶

評賈

憤許發爲佯狂兮怨使緝而成書斯放臣之獨幸兮我曾舉此以慰三閭況炎漢之方隆兮平泰階於薄俗騁騏驥於方駒兮致修能之無祿睇衆艸之易零兮芽春萌而秋沒人慨松柏之獨異兮歷經尺於數春惟其不程功於旦夕兮卒效能乎棟梁方枝幹之偃蹇兮固不與蕭艾較長呂尚困於殷季兮宜周文焉待舉何元凱之臣堯兮亦高位之未處舜登庸而顯揚兮誠是美之未遅際文皇之純粹兮固萬世而一時琴不忍以柄未

兮鐘不應聲於敗絮雖豎妾其知然兮矧明良之在御絳灌椎魯而純忠兮詎先身而後賢祇文質之稍左兮恐大璞之不完帝恭儉而通權兮寧致遠而卻驥一摧折其不受兮曾春華之何異傳侯王而佝抑鬱兮何以處彼蓬蒿病靈均之懷故都兮將大義爲可逃苟得君而道行兮固管晏之儔也執縛君以聖賢兮亦吾黨之詭也君相道以從容兮德因齒而必茂偕聖主以抗行兮何三代之不究業使泥於有漢兮學亦囿於治安譬琴瑟之入室兮合神人而交歡何傾聽之合沓兮節方奏而輟彈

九謠

苦節兮行遾盍遐舉兮翺飛乘淸氣兮倏起覽崑崙兮
就低沐潺湲兮銀漢煥天孫兮錦衣憐寂寥兮和寡招
我誰兮少微睇壽常兮四海人閒闊兮可扉糞壤競兮
娉節羌總總兮醯雜偕逢逢兮陞降雲堅堅兮月肥蹇
淹留兮太息整子駕兮騑騑

右御飄風

宜令兮覽古轡我舟兮帆馬超逍遙兮誰羈何九州兮
愁苦濵浩浩兮無垠濯会易兮睎乾坤羌低徊兮迴顧
儵遠舉兮埃塵蔦何附兮聚藻蘼何縈兮流潦軒文魚

兮驂元虬來海若兮予偕老芝秀兮三山黃金闕兮白玉關望美人兮不還招羨門兮駐朱顏東睞谷兮西扶桑泳弱水兮游天潢緜縹緲兮不可望舉四海兮徜徉忽我違兮天一方精衛去兮何年紛木石兮誰塡瞰未曙兮魄死摻馮夷兮晏眠珊瑚兮玲瓏琅玕兮菁葱升鼇堂兮歷蛟宮光我晻兮屭室氣我靄兮鼉砥志不可兮易遂心鬱邑兮㦇㦇

右蹈滄海

蕙衣兮蓀裳挹沆瀣兮飡瓊漿紛巘巇兮齟齬爲誰畱兮周章三江兮靑靑邈天目兮洞庭溯美人兮千古汨

曠朗兮杳冥鑿不矩兮無功枘不規兮焉容搴芙蓉兮積雪攬橘柚兮春之風猨何爲兮獨處鶴嘹唳兮無侶子慕予兮嬋媛乘青雲兮延竚藉椒蘭兮惟女蘿馴麐麚兮航黿鼉離披奄兮落葉迴風振兮長歌雨瑟兮靁鼓烹霓兮雲脯申芷茝兮帶芳杜同予舟兮穹窿息我馬兮黃浦憂不苟兮爲韲心飛揚兮隱不眞山空空兮受月谷窅窅兮藏天掮予名兮扶桑遺我友兮羲皇悲莫悲兮心死樂莫樂兮神張汩冉冉兮少壯聊淫淫兮相羊

右逃空谷

錦繇牽兮織女盍將漁兮河渚橫江湖兮鱣鱮紛風騰
兮躍雨攬桂檝兮奈汝

右垂釣

出何有兮傷心入安歸兮苦吟羌凄切兮啁哳肖翹慌
兮爭音鼠蹡蹡兮雀軒軒心有懷兮未得言寄停雲兮
行恨颷風兮以驅煩鱗誰翼兮龍舉股奚音兮蛩語蹇
徘側兮夷猶顧銜枚兮未可一商兮一宮莫我異兮誰
與同蕭以瑟兮苦雨凛以冽兮寒風規韶兮矩頀邅我
道兮先路我貴我兮知稀聊整容兮物晤遊麒麟兮儀
鳳凰回星漢兮昭雲章悅臨風兮長嘯我與我兮相忘

緘律兮默呂捫余舌兮寂處令結繩兮不踰使多情兮
椎魯輟迴風兮稀聲期目成兮終古

右長吟

易處兮会易汩悶瞀兮周章目眇眇兮情長今不飲兮
誰明令震澤兮瀉酎使滄海兮流觴蟻芳馨兮既醑蹇
何愁兮無侶烏參差兮歌吳雲低佪兮舞楚起我色兮
微酡登九峰兮行歌麓何以兮垂曜巔何爲兮揚波人
自惜兮涕淚今不飲兮則那泉有醴兮酒有星撫芳芷
兮思娉婷心鬱邑兮太息不縱飲兮長醒和醽醁兮飛
雪臑熊掌兮流螢鳳我服兮龍驂邀春風兮江南昜烏

翩兮埜處燕桂棟兮呢喃孰與我兮爲宜非此日兮沉酣紛是非兮昭昭旣昏默兮焉庸逃聊及今兮酩酊嗟無僞兮醇醪

右獨酌

山菲兮澤芳覽天地兮若英啼蛩兮吟螢滿我目兮萎黃未耜懸兮誰竢盍以栽兮㑹昜問菅蒯兮春雨爭荃蕙兮秋霜畦三秀兮亭亭蔬杜若兮滿坰饔則芬兮飱則馨望孅人兮天末來瑶圃兮揚靈蘷母翩兮遥集羞我藥兮慚莖靈雨兮霏霏衆芳茁兮柔以肥援筐筥兮猶晞唯側徑兮霑我衣桑柘兮未牙淑女兮未家繽五

采兮誰誇聊與汝兮宜麻西子兮曷不可紗東陵兮曷不可瓜旭杲杲兮何霧霞㴣瀝兮時霞蔦何擇兮後凋聊攀援兮矜高稅我駕兮桂圃息我馬兮蘭皐冬葵兮春韭吳歈兮秦缶泥趾兮亢首肥心兮瘠口山中人兮悵忘歸蓀荒蕪兮林藪夫人貴兮稱情果勞逸兮誰有

右學圃

君何爲兮能冬君何爲兮能風羌偃蹇兮蒼松心如石兮鱗爲龍君則以兮虛中淞之奧兮雪之滸楊柳低兮芙蓉舞君芳菲兮何許聲颯颯兮宜雨密節兮高舉君何爲兮宜暑篘青青兮蔭予九嶷邅兮瀟湘目荒忽兮

英皇望帝子兮未來涕潺湲兮霑裳炙不嗜兮荼苦臭不同兮椒不芳梧桐紛兮有枝實復實兮陸離鵂鶹頷兮不顧虎死腴兮猶飢浥露華兮雲液獨與鳳兮爲宜鳳飄颻兮愁人干青雲兮秋復春

右幽篁

長林兮芳艸蔽交兮洲島披春風兮由由藏宜潛兮幽渺安往君兮不飛獨畢栖兮予擾長林兮蕭森秋風起兮哀吟夫人重兮胎禽獨遺我兮好音歸未暝兮出竢旭倏青冥兮忽幽谷貪腐鼠兮唼汙瀆醴奈何兮皀心君不恃兮豐毛何辭癯兮疏肉飄颻起兮雲與飛不汝

狎兮無我違菌欽岑兮憺忘歸粻菌桂兮心傷悲跼一足兮誰須頬延頸兮愁余拚狐兔兮天畢羅鳳凰兮蜘蛛君無以兮自苦駢翱翔兮容與蹁蹮兮屡舞鸞愓悵兮齋怒嘹唳兮長鳴虵脊脅兮骨驚

右調鶴

挾弧矢兮拊天鼓張雲羅兮揚電火耳聽目兮視不遷艸颼颼兮前復前猛不續兮威不赴機交加兮奚狠顧坦危途兮散窘步

右射猛虎

劍津賦

汪然湛然瀑布澍然汨泯泯然此何水也厥惟劒川實有神物抱珠中眠憶昔從事扁舟南下爾旣服官我斯告假泥蟠襄水慨借逝之已遲道出延平豈相逢而肯舍精光脗合臭味飛灑雄向雌而鳴鰥雌望雄而吼寡劃焉虛室驚持滃然殘雲滿把方其火燔暘燧錘鼓霆霳格澤爲炭銀漢爲銅淬枯渤海之水磨殘碣石之峰干將血旣埶染莫邪骨復俱鎔固望其揮攙仁風剸劇義諦拭之智謀試之運會去吳而吳熸入楚而楚熾色雪顏霜成天平地不立元功安別利器況當金墉流礮典午趨衰魚肉互食爵蓋重悲公地私地蛙聲四起長

亭短亭淚點雙垂是宜氣吐青蛇精揚白虎出鞘長鳴
授柄使舞喚去風塵掃除艸莽害去長橋之三利見渡
江之五風胡不悔空勞歐冶斯非自苦況乎匣中受困
獄底曾埋不平誰問犀利空懷晨昏憤激牛斗昭回司
空博物豐尹憐才脫子於厄彈鋏持來士死知心女容
悅己片語當幾終身是以人固有然物胡不爾薄宦伶
傳提攜萬里豈伊異人雷氏之子毎謂君其報恩翻棄
予如脫屣爲離爲合爲屈爲伸兩鐔風雨滿脊星辰鋒
鋩既已化爪銹澀亦復成鱗寧謂知稀我貴將無羞爲
人珍無情之情過化勿用之用存神九嶺灣環雙流澮

溇容舠則那褰裳誰敢喧乎黯溇之外五百六十餘灘習乎樵柘之閒三千八百其坎窟宅於斯高下在覽龍崎祇障金鱗犨堞敢闖珠頷側聞合浦珠去能還楚客亡弓疇不可彎傳聲果應躍冶何頑一自刻舟稱智遂令斬馬無顏洵榮光而溢河同器車以出山黯溇灘名樵柘二水名三千八百坎龍崎皆山名

墨賦

噫嘻墨乎見損而益用晦而明斂以淵淵之識泯以闇闇之情不受涅而化染豈歷磨而被輕淋漓旁礴飛灑縱橫供取資而不涬全善用以無聲故曰墨者默也惟

善語者能默鏗鏘金石不得奪其職抑塞者黑也惟知白者守黑青黃黼黻不得亂其色筆一斯飲紙一是食敷天之極繪地之德發聖賢之臆畫萬世之則是以語其德則元之又元杳緲沈綿居造化之先語其氣則淡純靜一冥寞冲窈陽寧陰謐萌芽不茁語其性則受命不移靡醇與醨形成形隳至德無虧語其神則洞洞粥粥肅肅穆穆介然蓄縮戛然歷錄液未盈池膏涵百斛原其矩之梃直規之渾圓錯以金玉糊以珠蠙其形則備其體則堅備也成務堅也勝研故香登蘭色滅玖襲愈馨拭彌黝丹桂擣元霜糅露濡及均不朽於是外周

無外垠析無垠遠乃千春近或浹晨總總林林狉狉榛榛闢斯著而存斯神何其功之莫倫用取其新黹取其陳轢連城於藏府儕四寶於席珍惟其品之獨純乃爲歌曰松之煤所自來其不凡也材豹之囊所自藏其難掩也光光兮勿燿材兮勿矜我有心曲俾爾呈能

撲滿賦有序

撲滿兒童積貯瓦器也形如毬無口而底平竅其巔僅令一錢側入雖顛倒撼之終不能出也日積月累滿斯撲之故名撲滿

吁嗟來撲爾雖塊然踣平地靜穹小天圓土滿西岸孰

小爾器但任磨礱未如此鄙茹而能吐兒尙爾全竟不負腹何以永年童蒙言利與日俱進實惟爾曹牿之使客吁嗟來撲我不爾欺聽用我謀左右具宜吁嗟來撲何不爲缶叩之嗚嗚曲終釋手不爲簠簋亦當爲鉼墜守其口無或爾憯不爲瑚璉庶幾爲甕酷吏見之蠹然魄動下徹上通何如爲筒內實外堅何如爲權有隙可入不能爲鼓無羮可戞不能爲釜面陳醜好背絶姸媸假如爲鏡可告東施蟲爲飇鼠鳥爲鸕鷀河海無擇魚鰕不私爲機爲龠爲聲爲氣爲影爲光何害何利撲起長跪喋喋有辭器滿則覆月滿則虧滿之爲害撲豈不

知被撲者滿致滿者兒撲擅秋毫錢神厭之挺授我性陶賦我命持滿無術撲敢告病撲今已滿順受其正請告後撲傾耳式聽

正統論 并序

予嘗有志於唐史而未逮庚戌之春讀李氏槃之論而善之恐其文茸氣滯不能大著於世取而潤色之非曰勦說述也云爾

開創之主或不正而能統中興之君或不統而無不正正者何義足以服天下也統者何力足以合天下也力足以合天下而義不足以服天下是謂統而不正義足

以服天下而力不足以合天下是謂正而不統惟正且統之不可必也故舉正朔而歸之不正不統者無寧歸之統者歸之不正而統者無寧歸之正而不統者或曰中興正矣如祖宗之不正何曰子孫知有祖宗之天下而已祖宗得天下之正否不得而知也不得而知則雖謂正焉可也余惑乎世之君子失其平於取與之際併因其埶之弱祚之促地之僻人之微世次之遠舉正朔而歸之僭竊焉夫帝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苟可以存其先祀則其行事且未暇論而何以強弱大小爲哉善哉李氏之論也曰歷數相承前代已絕不得已而進異姓

以繼之使其血食未斬固非簒賊所得而干也是故恢復舊物祀祖配天上也少康光武肅宗是也遷都以存宗社次也平王元帝高宗是也崛起偏安又其次也後漢昭烈後梁中宗南唐烈祖是也莊宗雖非唐胤然報仇滅賊世濟其忠猶之世家大族豪奴弑孤主而奪之貲宗族莫有制之者其養子傭孫反能翦除叛逆享祀先人自宜以先世聲望屬之語其忠孝豈必出昭烈晉元下乎自東晉以後正朔之失其歸者三陳霸先親受敬帝征西大將軍之命隨扼其吭而行廢弑比之中宗爲武帝之孫昭明之子孰爲得其正者雖其引魏囚叔

罪不勝誅然招犬戎之宜曰喋血禁門之太宗得國之
後莫有異辭則以先人血食終賴此子故也中宗不得
援此爲例歟或者謂其附庸于魏不使屬于江左則稱
臣于突厥之唐女眞之宋君子不除其國削其名何耶
宜如周赧之亡仍進東周惠公使覇先亡魄與莊襄死
後汗顏可也碭山朱三盜賊降將豈容將三十年仗義
秉忠討唐亂賊存唐年號復唐基業延唐廟食之莊宗
遲抑不揚虛天祐之歷沮忠義之氣乎雖其滅賊之後
有乖君道而討賊之始大快人心宜留唐去梁倣漢祖
爲王之日卽承大統不俟滅楚稱帝而始進矣石敬塘

沙陀部落背明宗養育之恩引入入寇使山前山後十有六州衣冠赤子淪沒四百餘年豈容出寛仁儒雅憲宗四世之冑烈祖元宗之右耶宜進唐去晉似漢之昭烈與前後唐合爲一代可也夫使覇先全忠敬塘可進則春秋之吳楚於越稱王不爲僭而平王惠公不得作共主于戰國擁九鼎之虛名矣嗟乎帝王之冑仗義之君使反出於弑逆之下者無他宋太祖躬爲簒竊其命薛居正之監修五代史也不過欲傅會前人之弊使人不得獨訾其短以追其欺孤暴寡之誅耳是以晦菴當宋南渡之後始進偏安之漢使得下比東晉上擬衰周

溫公去篡奪未久則不敢不帝篡中原之魏絕天祐之唐帝梁帝晉帝漢與周以成篡周之宋近之奪纂竊未久之劉崇遠之奪正朔相承之李昪上之奪南梁正嫡之蕭詧併奪漢胄昭烈直待綱目始正其訛至于蕭李之當尊則以君父之嫌雖晦菴亦未敢筆削也余謂綱常所在萬世之下雖宋祖亦當爲法受惡于二三亂賊何有宜繼春秋絕筆與通鑑綱目所待于後人者誅姦雄定正朔仲尼之徒也溫公晦菴所深與也敢述李氏之論以爲他日之有史責者告

吳東里曰其義嚼然其詞鑿然上下千三百年可以

論史可以作史此宇宙大文字也

趙盾論

騎虎而不下虎必患之欲齧甚於路人騎者知虎之慽已也欲從而殺之亦必甚於路人及其子若弟拔劒而起䠶之虎口則又從容指顧漫言非我殺虎彼實有然噫孰騎之孰欲殺之孰之子弟殺之孰使其子弟殺之不待知者知其有在矣趙氏自文公返國漸執晉權至盾而日熾是以晉人畏盾甚於畏哀襄公卽世盾不思輯睦羣臣正色以輔太子而首開異議背君命抗夫人排賈季而遣先蔑以迎公子雍於秦彼先蔑亦惟盾指

揮雖以林父之忠言不見納則以晉之權莫出盾右故也卒之晉國之難不發於外而發於內不作於諸大夫而作於趙氏則所謂欲立長君之說乃其託辭非實情已無故欲廢之不得已而立之靈公其安乎公不安而盾安乎霍光謹愼過人祇以昌邑之故芒刺宣帝況幾被廢者哉非公殺盾即盾弑公盾內不畏公外不畏敵敗秦之後無纖介之患斯時也盾甚安而公甚危所以處心積慮必欲甘心於盾豈盡爲強諫哉無如公權不重於盾又虐而寡謀前後左右無非盾之私人是以一不得志於麑再不得志於獒終不得志於伏甲於是公

謀露而盾亡盾亡而穿弑穿弑而盾還謂非盾意其誰信之不然穿之用晉不專於盾桃園之攻何以適當靈公享盾之後盾未越境之時不然靈公之謀彌明何自知之獒亦豈明所得擅殺不然何見責於董狐而靦據上卿終寘穿不問司馬昭尚斬成濟自解而盾并不究桃園剸刃之人是以春秋正名定罪書趙盾弑其君學者背聖人明如日星平如達路準如權衡繩墨之經而徇掇拾脅猝要刪未純之傳亦見其惑也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然則弑君之名必加諸有殺無赦之人假使董狐力能誅盾必不僅聲其罪爲殺無赦而復

予之以赦不殺明矣說者又因盾復見於經謂其非弑

夫春秋千古爰書也殺之於前赦之於後此後世庸主

不平之刑非聖人之所出也萬一異日者盾復先籍而

奠晉豈得因其不當復見遂沒而不書與余故爲之說

曰靈公曹髦也董狐者魏之陳泰也穿者賈充而穿之

衆則成濟也盾司馬昭也騎虎者也知㤼己者也欲殺

甚於路人者也使其子弟拔劍而從容指顧者也

顧寧人曰趙盾弑其君此董狐之直筆也子爲正卿

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此董狐之巽辭也傳者不察其

指而妄譔孔子之言以爲越境乃免謬矣穿之弑盾

主之也討穿猶不得免也君臣之義無逃於天地之閒謂可逃之境外乎

燕丹論

論者以丹之刺秦為無謀而速禍或又謂與留侯之狙擊無異此皆以成敗論丹不得其本者也夫秦欲并天下久矣五國未嘗刺秦秦盡舉而魚肉之豈俟丹速之哉顧博浪之擊唯留侯則可蓋是時韓已折而入於秦侯特一亡命布衣可冀一擊以得志不得志則滅跡而去非安危存亡所繫不死於秦綱則養其身以有待死於秦綱侯亦可以謝韓非若燕有土地人民秦得舉國

而讐之者比雖然以秦之強燕之弱刺固亡不刺亦亡
刺而不中燕必滅刺而中之燕亦必滅夫無以自立而
欲以匕首存其宗祀必無幸矣故曰刺必亡然欲割則
無地欲守則無人欲戰則無力不入于秦不止故曰不
刺亦亡夫秦虎狼也刺虎狼而不死則必咆哮震怒殺
人愈多故曰刺而不中燕必滅齊桓不背曹沫之盟欲
沾信義於天下耳秦王何如人哉卽許軻而卒反其約
孰敢過而問之假使始皇死而扶蘇立安肎舉祖父所
攘之地拱手與人俾得合縱以抗已卽令賓五國於意
外未有不報其父讐者藉累世之強而興有名之師亡

燕易矣故曰刺而中之燕亦必滅夫燕之不祀不在刺與不刺及刺之中與不中則丹固未可深罪也與其不刺而亡孰若刺之刺而不中固不免於死幸而中之亦可以少攄其憤計雖疎不猶勝於稱東藩及死於松栢下者乎至若王驚袖絕與父不保其子皆丹所不及料也是故丹雖不可與諸侯並論而其志有足悲者彼以速禍罪丹及與狙擊共稱之皆不得其本矣

秦論

學者於春秋則相率惡楚至戰國又轉而惡秦尚論百世亦往往私六國而唯秦之擯豈楚至是時不妨未滅

而暴戾之罪浮於篡竊或秦以寡恩王天下亦當以慘礉論之歟夫秦開基於養馬於周不爲無勞攻口救周諸侯始列不爲無功受天子不能有之棄地不爲據非其有然獨召怒於天下者則螫於商鞅李斯之蠹始皇又掉其尾而潰之鴆也雖然外秦可也惡秦則不可惡秦可也黨六國則不可罪之可也從而誣之則不可夫秦之見外於諸侯非諸侯之能外晉障之也晉自文公以後欲世執天下之權惟秦力敵而壤接入必軋已分尊又非若楚之遼遠難於捍禦是故於楚則聽其狎主齊盟於秦則擯不與齒夫邠岐周地豐鎬王都我未聞

平王以前有先秦而尸周者楚不見取於經而秦有風有誓奈何尸之彼燕雖召公苗裔顧亦不知王之不可僭則亦楚與三晉之伯仲焉而已苟執秦而詰之曰爾何棄禮義爾何尚首功爾何廢井田開阡陌秦必無辭寘對若曰爾不得滅有罪之國秦必不受曰爾不得滅無罪之國秦愈不受且聖王不作塗炭生民莫慘割據六國不能破秦破亦終難統一若又不爲秦破豈曰事縱横地塗肝腦休息無期然後可耶不得與縱者羣夫秦之内久已不足食於天下何必誣之始快詩曰誕彌厥月謂滿十月也藉使厥月不彌則所生不無可疑苟

彌且過豈得復蠖以異說史言邯鄲姬歸子楚至大期而生子政則是太后之娠始皇在歸子楚以後不在不韋未進以前可知也何也彌之有餘也若必例之以堯與漢昭則世亦有月不及彌而生者又將何說以處此歟必不欲使子楚能生彌月之子太后之娠謂其必不止於彌月始皇不得僅以彌月而生不韋所私自然至於大期姬與不韋預知始皇可以彌過厥月而不患子楚之見疑豈通論哉且婦人非累月不能自知有娠太后之歸子楚既已期年又前知有娠則所彌豈止大期已哉斯蓋惡秦太甚見太后贈自不韋而他日復與之

亂乘其隙而誣之爾予故表出之以見秦之惡固自有在初不必誣之尼之黨六國以拒之也

范增論上

蘇氏謂范增不去項羽不亡其信然耶予以爲凡羽取亡之道皆本之增亡形已具不去亦無能爲羽之失天下非坑秦卒失沛公棄關中與弑義帝乎有一於此足以亡國其未亡而勝負於滎陽京索間特餘氣耳何與于楚漢輕重而妄謂天下大定始怒其自用而去之乎諸侯相王之初羽未嘗自用也增也欲寘義帝于何地而令羽王梁楚都彭城耶夫不用其約三將王秦沛公

王漢其謀實出於增若謂奪之國而殺其身增獨不與聞也得乎增見漢已抒于三秦不足復慮獨義帝槼如贅疣割縈于上且秦已破無事楚後此即欲殺沛公故知特羽昧遠害而見近利是以鴻門不決而決之江中耳初增之請立懷王也我見其意不在楚亦不在梁不過曰如是足以致衆如是足稱奇計云爾非以見戲立之復以見戲殺之與老子曰利器不可以示人秦中天下利器也羽分王諸將諸將拱手聽之羽羽亦傾耳聽之增增既於諸將之中知忌沛公顧使逼利器而處其側況秦民皆父母沛公而仇讐三將增也如約既不安

負約又不敢僅舉而畀之不足忌之降將是益之漢而王沛公於秦也旣負約矣何不幷易其地夫沛公雖弱于羽然入關之時戰士十萬豈易爲力哉增爲羽謀而泄之項伯固已疏矣及沛公來謝何不令羽拒之不見因而留之否則乘其宴飲散遣其衆而與黥布等馳奪其軍沛公雖返無能爲已當是時增爲將軍號稱亞父豈令行於項莊而不行于諸將敢殺人於坐上而不敢於四十里外襲奪人軍且增之重羽非始于矯殺卿子冠軍而心折于渡河之戰與斯時也必以沛公爲未能以入秦關中之地必爲羽有然旣有意關中則非若初起

可以無賴鉅鹿戰後不患無威彼秦將戰敗而降何功於天下而王之王其將而坑其兵是驅之讐我也黥布裨將也欲坑秦卒羽尚召與之謀增位次羽一旦誅屠二十餘萬之衆寧不聞之其爲與謀必矣故增之知雖謂出外黃兒下可也夫失人心負名義委棄形勝昧於事幾以此佐人而謂可以不亡嗚呼難矣故增者陳軫樓緩之流挾其朝四莫三取快俄頃而不知久計者也增之志與羽之氣尺寸相倂銖黍相等所以紛紜之中增湥有取于羽羽亦以此重增而卒俱敗也與

范增論下

帝漢者三傑亡楚者其范增與楚之失策雖在於後天下約而不據關中使漢失職而起不能中止秦旣亡無地以處義帝弑之以來天下之責負是數者固不可以成帝業而不知皆增掣其肘於始事時也羽之所以救趙而不入秦者迫於懷王之遣也否則必入秦而不救趙入秦則必據關中不救趙則沛公不能先天下而至垻上計功裂地不過一關外諸侯雖欲幷兼無詞曲楚故以秦畀漢而漢得其實弑義帝而復輸漢以名名實交喪何恃以不亡其所以致此者非增輕立義帝故與且秦爲無道天下皆可亡之何獨謂楚無畀當梁渡江

而西蠭起之將皆爭附之雖沛公亦往請卒烏在不可
主盟而必招天下以楚後彼繼世天子爲有力者所建
如漢獻隋恭克終已鮮況欲無端而處崛起豪傑之上
乎夫既上而下之而又與衡命則無以令其人冥命則
形格執禁嫌釁必生何也奮臂大呼無異羣盜非素有
上下之分知君臣之義者也是故項梁不死懷王亦亡
董卓之亂山東豪傑共帝劉虞虞欲亡入匈奴以自絕
夫亦逆知事成諸侯必不見容與其亡帝不若亡亡耳
羽初受命救趙不敢不從者以項梁新破執未張也及
存趙入關寧尙知楚後哉彼張承業尙言滅梁之後雖

唐之子孫莫有能臣晉王者增素好奇計奈何見不及此且夫懷王何爲者哉言先代則非周言始事則非沛牧羊不聞見稱王楚亦無施設一時知能之士良平韓信之流交錯道路未嘗一往說之卽增亦寘諸局外不與計事任一虛言畏蹜之宋義不旋踵而見殺于八三軍之中如刺犬豕彼項羽者蓋早已見其短矣非但羽短之漢亦未必不短之也幸爲羽弑故不見漢終何以處此假使羽滅而義帝無恙漢其帝之乎王之乎北面事之乎分帝而治乎或言入關而關破救趙而趙存皆懷王之略也萬一易寘必致俱敗于此可見其賢夫項

梁旣死楚之名將惟沛公與羽二人旣循老將之請而遣沛公則不得不令羽救趙入王而王入帝而帝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其懷王之謂與旣無當于勝負之數而徒使羽胡跋于前尾疐于後皆由增之務近而遺遠見利而忘害計始而不慮終期速效而無策以善其後以此輔梁卽以此覆羽故曰亡楚者范增也

淮陰侯論

將在軍雖未對壘必不令人入其壁而奪之兵欲入其對壘之壁奪其臨敵之兵雖施之庸人未遽得志況名

將乎人之奪之又易于探囊捷於反掌則非但不可以爲大將幷不可以爲裨將矣彼善將將者顧始終任之卒以之得天下其故何哉夫條侯治兵孰與淮陰孝文論將孰與高帝條侯能不入孝文於軍門而淮陰反使高帝得至帳下孝文知灞上棘門皆爲兒戲而高帝反不以可襲病信是淮陰治兵不及條侯而高帝論將出於孝文下也殊不知淮陰之所以輸誠於漢與漢之所以重任淮陰者俱於是乎在非淺見之士所能臆度也夫信以亡命一夫一旦起自卒伍之中立於諸將之上所統之卒既出於一時募從及關中所發子弟而自曹

參以下之步將灌嬰以下之騎將皆帝所親信彼見帝至固已開壁門而待矣遑侯信臥起哉所以當時淮陰亦有未能將循士大夫之言者此也且君有常尊將非久擅是以絳侯能使其惟將是從羇旅如淮陰敢謂不聞天子詔而以此追罪其將士耶斯蓋淮陰明知已之軍惟漢王為能馳入惟馳入可堅漢王之心雖馳入而漢王必不疑已之不善將彼高帝亦明知非已莫能馳入信軍惟馳入而信始為漢用雖馳入而亦無損乎信之用兵此其故信不敢言帝不欲言默會焉而已千載之下不能窺測其隱反以此疑信之疏不亦淺之乎視

信淺之乎䙥高帝與

治河議

客問于予曰子往來河上盡有年矣得所爲治河之說乎願聞其詳曰固也吾將言之今夫河之爲河歲異而日不同非但不可以歷代之治治之卽明人之策亦斷乎不能復效或者不察執其舊跡陳言務出私智與當前萬變之河爭一旦之勝是以歲費帑金以互萬計而崩潰四出爲患日滋今山淸桃宿高寶興泰諸區樂土化爲互浸衆水䙥爲尾閭室廬淹沒士庶漂流其哀號徐偶于道路者特死亡之餘也夫豈不欲拯其溺而登

之祇痡哉由治之不得其道耳今先歷數其非然後畢申其說歸仁一隄雖元明以來資以截汳泗諸水由白洋入黃以汰黃之泥沙者然亦因其埶能入黃故一隄之力足以爲之障若使其埶本下止藉此隄以蓄之欲令上湧入黃我知其必不爲此矣今黃高於諸水而仍以歸仁截之歸仁截之於下黃河拒之於上諸水日來滔滔不息譬如承霤之缶有不溢決而出乎或者欲疏白洋故道使之復就刷沙之職不知河如人焉人有性河亦有性人有習河亦有習建瓴而東者性也淤且決者習也習與性成猝難復舊且白洋旣淤於內則黃河

之沙必附益於外其附益之沙非至白洋之口突然結聚必有迤邐而來者矣豁曰白洋疏附益之沙與之俱疏其迤邐而來者溢漫不見蹤跡而岸之宛轉陂之欹側地氣之委蛇俱有積漸之執以移河之性其能悉舉而疏之否否則不久相率而蹈其故習淤者復淤決者復決築固無益疏亦何益哉當明之時黃弱而淮强淮高而黃下黃水污濁流漸迅疾則泥沙不澄而河底不澱所謂以水刷沙者也故修高堰翟埧使之過淮以助黃黃得淮之助洶湧而前其執加倍是以黃受淮之利而淮不受黃之害及河底漸澱而河身漸高河身旣高

則黃面愈濶河面既濶則河流爲緩而河底愈澱昔年河身至今年而爲底今日河面及異日而復爲身於是黃高而淮下淮弱而黃強淸口淤淺淮黃不會淮雖大亦承霤之一缶而已夫淮方抑鬱無所洩其怒黃又凌出其上合歸仁以內之水從而助之有不奔突而出爲漕民之大患者乎或者不察妄以爲致淮黃之交者淸口也刷淸口之沙者淮也所以障淮使之刷淸口者高堰翟埧也歸仁以內之水汰黃於上高翟以內之水汰黃於下歸仁高翟相爲表裏則黃自然不敢恣肆惟務東向而不知其他於是修翟埧而翟埧不爲之加堅築

高堰而高堰不爲之加厚淸口雖疏而復塞淮黃暫合而終分此無他亦如向者習與性成猝難復舊或築或疏皆爲無益之說也天長六合之山澗溪塘俱瀦於高寶諸湖漕河介處其中氾濫之勢凛凛然日憂其不保昔因高翟不潰淮流不溢其南則有運鹽芒稻白塔口安諸河洩之於江其東則有串場河受漕隄諸閘及淮揚諸邑之水從廟灣新洋鬭龍艸堰丁溪諸口洩之於海是以漕隄無恙民亦聊生今十淤八九來如覆海去如引綠有不潰隄而病民者乎說者恐下河涸則漕河與之俱涸夫漕直患不得其道耳誠得其道河涸何傷

任其汗漫而不爲之所已爲失策況爲減水壩以益之乎我聞水由地中行不聞壩上減也來者不休減者不止而漕隄望其安堵百姓望其更生無是理矣由上河言之雖謂之減由下河言之實謂之增葢古之治漕者止欲治河河治而漕治今之治漕者治河又轉而治漕竊其意以爲兢兢焉敝精勞神治河與漕以求豪末之效尚不可得而何有於民之病不病乎夫水猶火也火燎於原猝難撲滅水漫於野豈易疏排沿河隄岸雖修築完固尚虞其乘隙而入以爲民害其可開門而揖盜乎今宿淸上下凡有川澤可以瀦水者俱通之於河而

架橋梁於其上以爲停蓄之所彼豈不知此非至計不
過以爲桃花水發稍藉以殺其怒而救眉睫之患云爾
無論橋梁微渺不足當洪濤之一嚙萬一汎漲之水排
闥直入則自古與河風馬牛不相及之地俱爲巨浸矣
或曰此居河之旁其地頗高非當河之衝處河之下爲
河所必爭之道未必遽至於斯不知河亦何常之有水
所從來卽爲上流水所自往卽爲下浸當其萬里浩浩
蓮天而至有何怒之可殺豈能辨其爲高爲下爲旁爲
衝分別而注之耶且一方之川澤卽司一方之宣洩資
一方之灌漑蒸一方之雲雨今盡舉而遖之於河河水

挾沙而入澄沙而出不過數年將見有用之川澤皆化為不毛之沙渚耳至若駱馬湖之下清縣之上所開二百餘里之新河欲藉以行漕而避黃之湍悍者人爭以為便而不知以利掩害愚人耳目之術未嘗統治河之始終本末而總計之也漕艘入黃不過偶有覆敗之患未若淮之日為民害也今開渠避黃以示去害而就利淮之為淮不復顧問又使天下之人皆信為非人力之所及則淮之終不治者自此始且使水不氾濫風不震盪則漕艘行河斷乎無恙淮獨不然無論風水之震盪與否氾濫與否其間萬姓無日不以沉溺為患則是

黃之害艘者暫而淮之害民者常以彼易此未可謂利譬如病瘧之人寒熱而已然寒亦瘧也熱亦瘧也爲之醫者將舉寒熱而全療之乎抑以偏愈爲足也今避黃而實淮則偏愈之醫也夫泇泗淮黃不能復通歸仁高翟不能復截淸口疏而必塞下河阻亦無益於漕減水溺人停蓄瀦害所開新河又屬偏愈之瘧然則何策以處此曰利害常相因也黃淮爲轉輸之利已累百年自然轉爲今日之害爲害既久寧獨無利之可求耶夫裒敝宜補棟折宜更今日輦金錢而納之亘浪舍善策而不知變是以貂補狗而委榱桷於溝壑也間嘗以隋煬

幸江都龍舟所御之道與今漕艘之所由經較其難易安危迂捷勞逸未嘗不歎任事者之舍易而趨難舍安而就危舍捷而圖迂舍逸而求勞也夫漕艘自揚抵黃北行三百里而近自黃抵會又西行二百里而遥宛轉五六百里入於會通然後相率而賀無恙其風波漂溺之患歲所不免此今新河之所以鑿也然新河止避黃之病艘而不能拯淮之胥溺若由隋故道則自揚而西北歷盱泗之境出淮上游達於汳泗遂引其水以行漕所開之土即築於兩岸以爲護風牽輓之隄而於會通董口之對岸建設一閘使漕艘從此出黃絕黃而渡即

入會通計其道路自揚抵會亦五百餘里也漕運旣通則黃河自可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非眞河於不問也謂無事竭府藏之膏脂生民之汗血以求捕風捉影之效不過淺者濬之塞者疏之苟其決口之無害於民而可以入海者卽開之使適其性而得所歸亦何不可之有河不爲患則沿河諸縣今之寢處隄下仰聽水聲以冀須臾無死者皆可使登平陸矣若下河之水則但遷運河之口杜黃水使不得入增減水之垻禁淮水使不得出濬串揚河及諸海口而出諸海其淮水則疏運鹽諸河而入諸江孟子所謂排淮泗者也淮一有歸

餘皆易與且漕艘但當求其抵會之無恙豈問其自新
與自故哉彼跛腳女尚能從此而行而謂其不可行漕
也其誰信之比今運河未嘗加遠旣無黃河之險民亦
陰受其利卽使古無其事猶當舉行況乎故道雖湮河
形尚在加之疏濬不及三年必有成績事半而功倍比
之新河不更較勝耶彼先渡黃然後避其害此先避其
害然後渡黃一先一後得策正等第彼開河北則顧後
而遺前此濬淮南則務一而得兩一北一南利害懸絕
夫偏除寒熱之治瘧也豈若霍然盡去之爲得哉所難
者河北故道約高數尺建閘不得其術惟恐水之內灌

完

若將所設之閘其口背河而東向又於其左築一石隄其勢稍凸而內抱以護其口則水皆乘勢東下無倒注之虞又於閘內十里連設五垻使十餘尺之水層累而下則是一垻之內二里之間水勢高下止二尺耳以二里之地瀉二尺之水漕艘往來如履平地應無疑者然所納之水未免有沙久則又有高淺之患俟漕艘畢過卽塡滿近閘一垻使不得通至冋通而再開凡商賈往來欲由此者皆令其起剝更舟蓋是河爲行漕而設非爲商賈計也如此則沙之積者必少卽欲挑濬亦易爲功夫秦鑿鄭國渠用注塡淤之水漑澤滷之地收皆畝

一鍾何也土生而力厚也唐轉江淮之粟以給關中而始不憂匱乏則此地墾田之廣產粟之多均可知矣今沈於水底者不知幾何歲月則生土也水涸之後幅員如故以廣衍產粟力厚之生土集朝不謀夕播遷無告之民而大闢之其安阜之樂豐稔之利尚可以言語盡耶客曰如彼則難於登天如此則易於反掌如彼則害同湯火如此則利過丘山何以前此之人未知有行之者曰濠泗爲有明發祥之地而祖陵復在其閒當時臣子旣持地脈之說又恐於此行漕隄防萬一不固變生意外所以極知其利而不敢言淮黃雖迂險勞費埶有

所不惜也夫所謂地脈者謂其氣非謂其土也無論地氣荒唐智者不道卽有其事而陵與故道相去尙若干里何宜浪之有若舉行之際推孝陵天壽之愛及其祖宗爲稍迂其執以避之或築隄以爲之護可無憂其與丘隴同體也芻蕘之見略具於此或至相視經營之際稍有不同貴乎從事者之善處非予之明所能盡料也

二陸祠議

機雲兄弟使不身爲吳將則雖若祖若父爲吳宗臣吳亡而不與俱亡於家雖爲不孝而於國未爲大逆使僅爲吳將而祖若父非吳之宗臣國亡君虜靦顏事讐於

國已爲不忠而於家亦爲非順入雒之後使惟亂臣之不黨則雖不忠於吳猶得告無罪於晉吳將也宗臣也爲成都將兵向京師而攻惠帝也大節如此何以祠爲當是時惜不明正其罪而僅以讒見殺然律之以法則讒與不讒貳於長沙與不貳於長沙可弗論矣營陵有祠旌孝子也蕩陰有祠表忠臣也華亭之祠義何居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是豈不由於華而不實委身賊后如張茂先之倫極爲稱譽不能以義取人是以末流潰放不可阻遏晉亂千古越至斯乎君子所以惡夫淫祠必欲從而毀之者以其能惑人而爲風俗害也

世風不古浮夸之士實足爲流俗倡今以文辭小技俎豆百世導天下以去名教而惟文之尚壞世道而殺人心其害豈止於與淫祠之比而已哉機雲有祠則王裒嵇紹不屑顧亭故四人者無容竝祀於天地之間藉使其裔胄春秋私祀諸家已爲黷禮況儼然廟食乎不合祀典當廢

周正辨

周以十一月爲歲首耳烏有所謂周月周春春秋以夏時冠周月耶聖人創制不身先之無以誅其不用命者有周制度孰非成自周公顧豳風所反覆稱述者皆夏

之月非周月也使有周月則君臣相與儆戒何以反不之道而惟越世已革之夏正是循知夏之可以爲訓而革之又不得不標以爲準知周之不可訓而以之化天下天下皆禀周正而獨使矇瞍朝夕於王前諷誦不行之典是誣天而自叛其令也孰從而信之若可錯舉而竝用又非所以一天下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無以順天應人非革之道豈湯武之所出哉我由是而知商亦未嘗以丑爲正月也夫冬之不可春春之不可夏猶昏之不可旦晡之不可午也若春其冬而秋其夏則二至入於春秋二分在於冬夏矣將變其春并

變其節乎抑姑借冬以寓春而實節於不問也驅節以就春則乖寒暑亂曆元瀆祭祀而郊社弗歆於天地含春而就節則旣以孟春之冬至率其卿大夫書靈臺之雲物復以季春之立春率其卿大夫國人迎春東郊有不駭天下而笑後世乎易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時不明不可謂之治曆天不順則時不可以授人然所謂治與欽者如閏餘歲差先時不及時之類非必顚倒易寘之也治其過不治其無不過明其然不明其必不然脫如世儒所言則成周宇宙閉塞於春暢茂於秋尙安所得謂大和也哉然則周如之何

曰以十一月爲歲首而已矣以十一月爲歲首用之朝覲會同于以示一朝之制以正月爲春首用之分至啟閉亦不失天地之常春秋之首正月正以此耳孔子匹夫也述而不作敢干正朔哉周未嘗正子而春冬所謂春王正月者蓋先春秋而已具孔子特表出之以法萬世前其正月於前後其十有一月于後行夏之時從周之志不咸是在與若非春而春之豈徒獲罪於周抑且獲罪於夏并獲罪於天矣故曰周以十一月爲歲首耳烏有所謂周月周春春秋以夏時冠周月耶

書曰怠棄三正蔡氏謂三正迭建其來已久唐虞之

前蓋已有之董仲舒言舜紹堯順天道改正朔易服色鄭元亦言堯正建丑舜正建子然堯典之星鳥星虛皆中於仲春仲秋而舜亦以二月東巡八月西巡則不改時月之說於此益信又朱子云子丑寅三陽之月大抵三代迭興須如此更易一番若秦用建亥爲正直是無謂故釋論孟時月皆言周月旣而又知不改時月則于詩傳皆從夏時嘗以語其門人晏淵夫三陽固可更用初未嘗以爲正月況於爲春其論孟注釋乃公壯時所集舊論猶存至於晚年則義精仁熟所見益明惜乎其未加論定也學者溺於舊聞

膠執不化并公之必得反詆爲老年偏見嗚呼老若
見偏少何由正公可謂之偏見則曾哲所言莫春春
服且浴且風亦當訾爲狂言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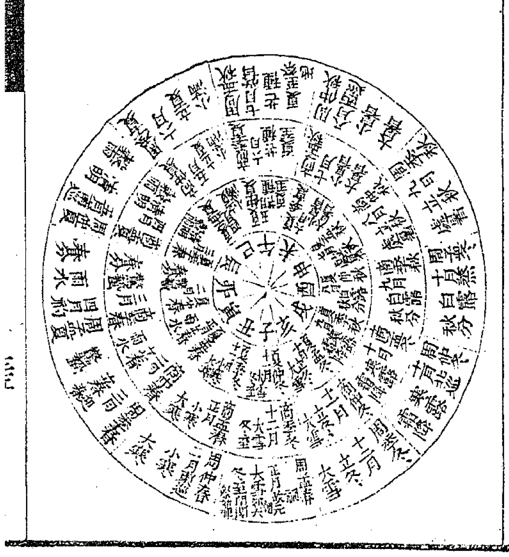
改春改月不改

節候圖

借冬寓春寘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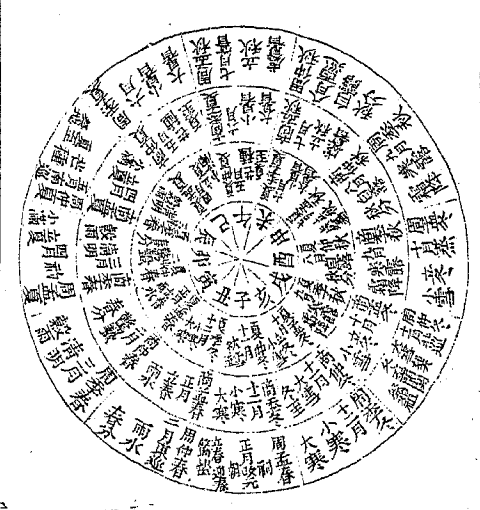
不問當如此圖

其不然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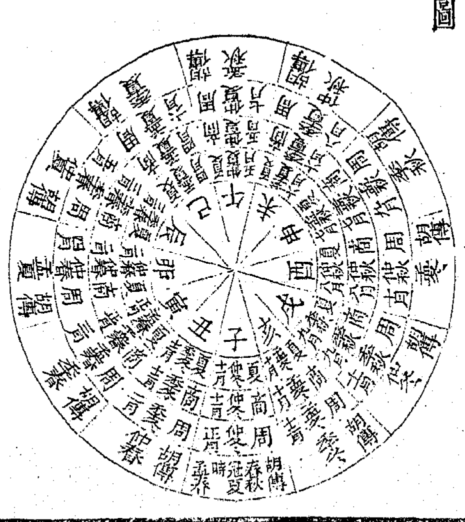
改春并改節候圖

歐節以就正雖婦人孺子皆知其無是理曾謂聖人而爲之乎作此圖以息邪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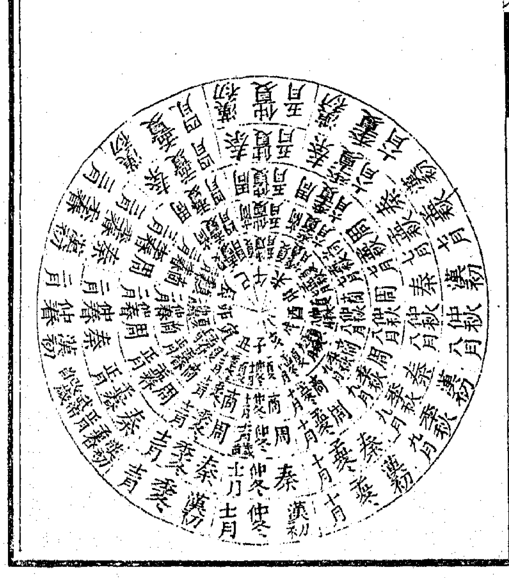
胡傳夏時冠周月圖

據胡氏說是周猶存夏時之名而春秋幷廢之也非經背違莫此爲甚



歷代正朔圖

自武帝太初元年正歷以前無論秦漢史記漢書每年皆先冬而後春先十月而後正月文義甚明世儒誤以歲首爲春首求其故而不得漫以爲史臣追改尤屬醉夢



杜詩集說序

詩之有當於興觀羣怨與夫事君父而資多識者三百篇後非少陵幾無與歸惜乎說者不能以意逆志而害辭害志之踵相接也護蘭蕙以榛莽則不芳韞珠藏玉於瓦礫之中則失其光探穅粃以考鍾鼓而音聲不揚閉膺欲芟之剔之鋤之擲之鏟而出之使少陵之面適如少陵焉顧心欲然而思不與之偕固陋未能也抑又有難者彼三百篇非出自一手上而王公下而匹夫匹婦隆若文武成康之初而近替如幽厲人止數章章僅數語其指專其情切其指專故其言摯其情切故其感

淡少陵以一人而賦千有餘篇懷則嫉惡剛腸師則風流儒雅又能使讀者恍然于開元天寶之所以盛衰至德之所以復興永泰大歷之所以不振最爲推重憫惜如鄭虔王維者亦不護其短時以匡衡劉向史丹朱雲自比而上皇南内終食不忘至于啼猿嘯鬼攀㧙海嶔又皆見聞所不易及我不知其與三百篇相去幾何而能感人如是豈特言奪蘇李氣吞曹劉已乎無怪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得其一說而不知又有一說也年來窮愁日甚時取其顛倒折挫困頓流離之作諷咏而誦習之往往如我意所欲出又嘗南自吳越北過燕

趙經齊魯鄭衛之區晉楚之域極于牂牁夜郎甌閩滇僰浮彭蠡汎洞庭踰五嶺窺九疑上太行臨溟海而望扶桑跡環三萬歲周二星凡舟軒車騎關梁旅郵坫亭尤於其詩之跋涉高潢出入夷儉者相須如行貲徒侶茍有不解卽就擔簦問之窺之旣久時見一斑雖其官拜拾遺從容朝右卜居錦水情事悠然與子境遇絕不相謀之所爲亦莫不心知其意扃鐍旣開戶牖斯在解釋所及都爲二十卷縱使言之無當僅不能逆志以意云耳文辭之害或可免也得我說而通之安知昌黎所謂撼樹蚍蜉不亦廢然返耶雕蟲篆刻其謂斯乎不謂

斯乎

天階山玉華洞圖後序

右玉華洞圖一卷洞濴二里而近宛轉夷險十里而遙怪石森羅具名象者凡二百一十有五覽者疑畫者之爲過而遊者尙惜其未能曲盡也豈開闢之初造物者逆知後代之能如是而預示其驗耶抑見人物之繁後起而效之耶夫山直地之突而起者耳洞則其氣之所自呿也地斯山蘊斯呿洞斯呀然已非如艸昧開而文明盛需用廣而意計生從事繁而工巧出也然則斯山且不知有名烏知有象不知開物烏知成務況將樂僻

處閩徼漢初未入版圖又烏知封域以外弔詭之觀慌惚不常見之物哉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使信有靈亦宜篤生聖賢俾之官天府地雕刻衆形卽不然而蘊爲金玉燭爲景星卿雲零爲甘露時雨瀵爲醴泉叢爲文木碩果瑤艸竹箭亦其職也顧物物而象之屑屑然若以不備不工爲恐者何蓋氣呿於山而爲洞復孪於洞而爲水水悍欲凝而又圍範於山則不得不轉而爲石殆卽鍾乳之異焉者與況盈天地閒皆氣也有是物卽有是氣天地之氣全而山川之氣偏氣與氣相遇以其偏聽命於全而凝結適成是以肖之非從而肖之也

不見夫艸木之勾萌乎勾者未出萌者未達莫不熉然而黃黃地氣也及其茁地通天則萋然以緑緑者青黃之閒者也天青而地黃然則凡成象於斯者皆艸木之緑也云爾復何疑哉或謂其靈鍾爲龜山先生者不知形既紛然則氣必索然靈其餘幾尙賢之能鍾姑繪是圖幷爲之序以質於世之好事而不溺於異說者

計生文集序

遊者文之資而非工文之基文者德之光而非進德之方不擅其方而擅其光不務其基而務其資噫誤已豈惟務之又從而騖之豈惟擅之又從而炫之噫誤甚已

今夫車馬之僕執鞭隨人日數十里富商大賈懷輕資挾重寶月數百里舟師棹婦張帆撥柁於江湖之閒瞬息千里終其身何啻數千萬里其陰陽明晦晴雨暄寒高深險易星月氷雪水火霆雹虎豹魚龍人物鬼怪花艸蟲蛇可喜可愕可歌可泣書史所不及載好異者所不得知善口者所不能道莫不飫經而厭見試問其詩若文爲何如者龍門之下河山之陽江淮會稽齊魯梁楚之郊沅湘九嶷浙江禹穴汶泗鄒嶧之勝巴蜀邛筰昆明夜郎之遠且險一一具在飄然往遊日有其人其得謂之司馬氏否葢人性靜而情動性一而情分情虛

而境實情常而境變是故境觸則情開情行則性見惟其性治故情端情奪故境聽以之誌喜愈覺其雍和述愁愈覺其悱惻如是而已非若唐人之求書法也唐人有求書法於長史旭者長史旭曰我嘗見公主與販夫爭道而得其意觀公孫劍器而得其神於是欲得其意蓐食而出秉燭而歸而販夫不至他日販夫至而公主不出他日公主闢人而前販夫又屏息伏道左不與爭遂以爲書法之不我遇而不知遇亦無當於書法也故曰遊者文之資而非工文之基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之謂也其非進德之

方又奈何譬諸筦籥德其氣乎文其聲乎德博而文自昌猶氣調而聲自和也氣調而聲自和是以古之樂工不諧其聲而務審其氣德博而文自昌是以古之君子不肆其文而務宏其德今三尺童子知授筦籥以聲而不能疾徐應律高下中節者其權不在乎聲也故以專且富之揚雄穎且力之王安石不見齒於君子之林雖若韓愈之賢自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得進奈何不致力於德而徒從事於文乃至黯澹無光尫羸無氣亦相率而詑曰文也文也或反以此爲聖賢引重漫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又曰孟子之文稱其氣之大小皆

童子之見也故曰文者德之光而非進德之方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此之謂也予不幸好文而善遊遊動經萬里計君亦善遊能互而工文予恐世人以遊爲文重而復以文重計君也故序其集如此使讀者憬然悟癈然返焉

張隱居文集序

文豈易知者哉其聲鏘然而非六律其色燦然而非五采其數秩然而不可算之以九九事業有在而近于虛威儀甚盛而不見之揖讓宜乎知者之不易也欲察其無色之色審其無聲之聲稽之以非九九之數指空言

而信其事業不必揖讓而重其威儀雖離婁師曠隷首史伯晏子之徒有所不及況其下焉者乎不然則今之鏘然燦然歷歷然者非隱居之文乎舉措成事業氣象有威儀何其知者之少也隱居曰我固無事乎知也姑書而藏之以俟夫不以耳目聽視之師曠離婁不以會計算之隷首不以事業制度推測盛衰興廢辨別上下之史伯晏子何患其無知已乎於戲人惟求知於旦夕故百世莫有知之者隱居異是隱居之文自此遠矣

徐處士詩集序

荊山無兩璧故和氏之寶重寶重故和氏重和氏不自

重其重欲人亦從而重之是以兩和氏望人也論者每以不能重如和氏爲世病非惟易視和氏之寶抑亦易視和氏矣雖然無惑也期人盡爲和氏自和氏而已然也夫玉琢之則有光未琢止有氣氣非和氏不識也若夫光則楚王重之秦趙之王咸重之趙之臣藺相如等秦王之左右美人無不重之雖今之人亦習聞而重之矣雖然使今復持以示人人必曰惜也昔和氏之璧人其石之子非和氏顧安所得和氏之璧乎又將舍璧而惟和氏是問矣今處士之詩其思深其詞潔其聲洪以遠其法嚴而能變璧之無兩而有光者也出以示人人

必重之然處士故秘不出也殆以世無兩和氏與人含璧而惟和氏之求乎嗟夫和氏固能自重其寶矣璧豈終爲和氏私重者哉

盛生詩集序

欲爲必傳之詩必有所以傳之故不得其本雖工無當今世言詩者不下千萬家豈無學博而才贍能亙而力專之士然求其不可泯滅者或未一二數何哉矜誇於富貴者不傳悲凉於貧賤者不傳憤激以鳴失意者不傳昵而褻曠而蕩莊而拘者不傳高而亢奇而詭者不傳貌於古者不傳不準於法自以爲成家者不傳徇

而不自振拔者不傳夫詩眞不可傳乎直未得其本耳蓋嘗論之天下之事有變有常而人之遇有順有逆我居其一物處其百苟無應物之具以一御百雜然前陳卒然相接事事而求其曲當詩之道於是焉窮夫詩者情之緒也情非本之於性其情不貞故善言詩者必端其情善言情者必求諸性治其性以達乎情而暢之以詩則飛潛動植之物朝野神人之際無不具得其本何不可傳之有苟以風韻爲尙迂我說而不之信其不至淫於鄭衛艷於齊梁靡於唐末不止矣傳與不傳其失正等是故國風雅頌詩之祖也求其用止於勸與懲夫

衆之所同好故有勸同惡故有懲茍非天理之正何以
詩爲子雲相如非不侈然富矣然𨺚離騷之庭戸而不
得入焉者不以忠愛行悲怨無屈平之至性故也少陵
之莫及於千古亦以是夫茍爲不然則一博學多才之
士專功悉力以求之自足以盡詩之能事何傳者之不
多見哉今盛君之詩悠然而韻鏘然而鳴燦然而光旣
有傳之具誠得其本不更可必乎予固非知詩之人竊
意其道如此因序盛君之詩具論其本以質於世之欲
以詩傳者

贈劉生序

持重不稍釋行遠不稍憩使息其喘則必坐廢不任委頓不前夫豈不欲固持與遄往哉力有不繼也夫然故其重常勝遠亦必至然則其釋也乃所以爲持計其憩也乃所以爲行計與今以山川爲人清淑之氣爲力産而爲物鍾而爲人者爲其所有事則艸木鳥獸與庸俗之人其間無日不生若豪傑則出必閒世閒世所以息其喘也重且遠之也持山川之喘非息之以呼吸故曰千里一士若比肩而立百世一聖若隨踵而至今生既自負爲山川欲喘之人又不欲使其暫息爲生一知我之人我恐其力有不繼矣夫知我者必其與我上下者

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夫豈不願得之然廢而不任委頓不前山川必不出也生其慎無以此爲病使山川謂生不已量萬一知非其人山川又不爲生喘矣然則生謂之何夫亦自重其道而無知已之汲汲然後可

節女傳序

婦人之德豈不以貞哉易言從一詩矢靡它禮無所不慎而於夫婦之際尤兢兢焉是故家之節婦國之忠臣其難一也光耀史策爲訓無窮其旨同也禮以蹈其常義以謀其變非有貞一之德烏能如是耶然而尤難言之儒者興起於詩書束縛以廉恥或不能抗忠忠矣而

或委虵於去就不能即死死矣而有所未盡況閫以內
不沐先王之化習輓近之俗圄於里門之見聞者乎顧
傳記所載古之以節稱者如共姜伯姬之流往往中道
相背於是篤伉儷之情守節以死理埶使然亦其常耳
今余所聞若烏程顧氏女季蘩者三十餘人皆字而未
醮或死或生各行其志自古未嘗有焉此又其變也或
曰閒氣所在是生人傑近世以來惟節婦爲多蓋運數
之偏也不其然乎不其然乎學者故爲執一之論不察
其志猥云無非無儀嗚嘑此與不忠於所事而嫉夫自
好何異彼豈不知雍雍於門內身蹈其常而必以節見

哉予是以因其所見聞次其傳以表於世得三十有一人其節不同其貞一也

陸介菴畫像題詞序 改本

華亭陸君介菴於書無不窺而尤善言五行以人始生年月日時干支之孤虛旺相推人壽夭貴賤無不當間嘗裝其繪像卷寘篋中縱遊吳越間倩人題咏得詩歌序賦傳贊數百篇過虞山持而請序於予夫吾黨之樂與介菴遊者重其善言五行也則與之言五行而可凡人生年月日時雖各不同然以其干支展轉相配先儒以爲止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已日十有二時同時

而生不知凡幾介菴豈能盡同其壽夭貴賤哉由前言之其失則複由後言之其失則紛介菴將何說以處此是蓋有道焉命在乎其中矣介菴既深於五行又欲人贈以詩文者殆將取其詩歌序賦傳贊與其始生年月日時竝舉而觀之乎觀其邪正則知其性觀其好惡則知其情觀其強弱則知其氣既循其流復溯其源宜無不當矣雖然小夫婦人苟無詩文以贈介菴介菴將無以推之歟曰昔司馬季主之卜也與爲子者言孝與爲臣者言忠凡在是卷皆操觚士也吾與之言士而已然就士之中壽夭貴賤又有不必其齊者將孟子所謂立

命者乎其不立命者乎不然則屈於一時而申於異日者乎不然則顏淵之夭原憲之貧雖壽如彭籛富如晉楚有莫能及者矣何不當之有予病諸人重介菴之善五行以詩若文爲介菴贈而不及五行也故因其請序而與言五行

凡作文有巧思而無結搆譬猶烏合之衆其閒雖有勇士因未訓練見敵則走孝穆之文行世久矣我豈敢增損一字以能文自負直欲以作文之道示汝輩故不憚冒昧爲之先看原本再看改本必大有進益

七月二十有四日付廉兒看

附薛孝穆題陸介菴畫像序

雲間陸君介菴繪其衲衣小像侍以十美人裝爲一卷寘篋中縱遊吳越間請名人魁士以求題咏凡所得詩歌序賦傳讚不下數百篇可謂多也已戊午春重過虞山造予而請序予披其卷或以禪悅之言贈或以綺麗之言贈讀未竟不覺掩卷而歎曰介菴有心人也介菴于書無所不窺尤深于五行書以人始生之年月日時所值干支孤虚王相測人壽夭貴賤無不當人以是樂與介菴遊而不知人之所生年月日時與所值干支展轉相配其數有窮先儒有云其數極于五十一萬八千

四百者是也以天下古今之大林林總總之多寧止千
是況日十有二時一時所生寧止一人同時而生不知
凡幾豈能強其壽夭貴賤之盡同哉是固有才焉命在
乎其中矣介菴所得詩歌序賦傳讚非欲其徒多也葢
將觀其哀樂以知其志觀其邪正以知其情觀其壯老
以知其氣然後合而觀其干支之相生勝以知其壽夭
貴賤宜無不當也吾黨錢子玉友知言者也笑謂余曰
士誠有之然則小夫婦人介菴何以觀之哉余曰昔司
馬季主之卜也與爲子者言孝與爲臣者言忠各因其
人令與子皆操觚之士誠與子言士而已錢子又曰才

者天之所厄才者或夭或賤不才者或貴或壽是何說
也余曰才有不同其志樂其情正其氣壯者必非天之
所厄者也而不然者或者屈于一時而伸于異日也又
不然者則顏回之夭原憲之貧雖彭籛之壽晉楚之富
有莫能及者矣何足以厄之哉介菴笑謂余曰子誠有
心人也可與之言命矣于是錢子爲詩余爲之序云
此文大醇小疵議論頗有可取惜無結構然求之近
世幾空谷足音矣故錄之
挺翠園記
予讀淇奧之詩而歎詩人託興之善遊挺翠之園而意

處士觀興之深其詩曰瞻彼淇奥菉竹猗猗夫君子之學不自此止然實自此始猗猗者美之始也興美之始非猗猗不可故曰猗猗青青亦然青青者盛也暢茂於德斯條達於飾然飾固有則不稱其德非青青已惟青青之色能與興合故曰青青夫然故雖百世之下三復其詞武公之風采宛然非善興何以得此惜不得一至其地俯仰於其所謂猗猗青青也者以發我志也旣而薄遊過衞駕扁舟涉淇水偏觀其奥則悉提於漢武之宣房久無是物矣因低徊久之再誦其詩而退夫興者興也能起則安往無興安往非詩養生得自解牛書法

工從舞劍非深于興者乎今處士於養母之暇植竹一園名爲挺翠母子二人旦夕婆娑出入其間意能覩箬節則以之誌荼苦受披拂則以之念劬勞喜其凌寒懼其隕籜藥其筍以伏莜水而惶然於口體之不爲養遂思慮其中直其外特拔其埶以養屬望之心殆深於觀興而無負衛人耳雖不能詩當爲子記之處士瞿然遜謝曰某不敏敢如夫子所言復躍然曰敢不敬庶幾夫子所言乃爲之記曰園在吳江之夫子邨南二百步處士吳姓名自強幼孤能植故立母楊氏多苦節

芝記

予寓南律之明年夏廬左產芝環簇而晶瑩大者圍尺有咫高半之見者菌之而已予顧而異之指爲芝咸詫而弗信夫芝之爲瑞雖婦人稚子皆能言之顧罕得其狀雖有芝弗之芝也彼探奇弔詭以求所謂神僊長年及一二好事者未必不識然或越險絕幽攀蘿附葛以求之而失於耳目之所及其不爲邨農野牧之踐之擾之耒之耜之牛羊之艸菅之者幸矣況不徵目而徵耳麟也而麏之璞也而石之自古然哉雖然芝之于予家三產於今矣始也有祖妣之喪庚戌之秋弟簡用喪其偶今予困于是以衣食圃蔬糞畦弗獲辭其勞歲且再穢

水深平地數尺方惴惴焉族于魚鼈是恐安在其能瑞也顧傳記所載未有以爲不祥者蓋亦適然耳漢以瑞亡宋以祥替伊陟曰妖不勝德夫妖且不勝德祥豈勝不德哉不務其必然而恃其適然雖祥何爲春秋著災異尙不言其應必屑屑于其閒抑亦惑矣予慨夫芝而菌之也貴耳而賤目也釋必然之理而惟祥是問與屑屑而求之也故爲之記其芝爲本二十有三其菌之者爲鄰父孔士子何圜圭貝其益而藝者爲受業張氏子鴻聯其羹而進者爲予婦其地爲秀水之南律里其得之爲丙辰日長至壬辰其慨而記之者爲予周篆越十

日辛丑日也

眞畫軒記

仲生六游請予文以記其眞畫軒予恐無以記之具詢其軒何在畫之眞何若命名之義何居生曰子日遊我軒顧未之知與莊生有言宋元君將畫圖一史解衣槃礴裸君曰此眞畫者乃我命名之義也若軒則固未嘗搆烏有畫耶時則有若岡巒嵯峩陂陁轇轕絕壁參天亙壑亙地小乃一拳遠或數點則我之軒在山時則有若溟渤無垠江河不息止漾安瀾怒湧亙浪千里始曲百丈爲崖鷗鷺翱翔菰蘆蕭瑟則我之軒臨水爾其澥

焉寡儔子然獨往列樹凝雲小艸垂綴山鳴谷應水細沙平則我之軒邃以幽若乃足躡青雲手扶白日檐楹秦越枕席蓬瀛臨風長嘯雷霆爭雄對酒高歌虹蜺吐氣則我之軒宏以敞至於遊心化原棲情物表車馬紛錯盡契元機闤闠喧闐罔非清籟則我之軒又寘諸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以均謂之畫顧人鑑而我廣人專而我兼畫其形并畫其聲繪寒暑之氣圖明晦之情寧患無軒與畫無以記之耶夫然則生所言亦既盡其槩矣安用予記爲姑爲一歌而可歌曰

圖既丹兮不復能青宮既檻兮不復可楹室不虛兮白

不生君偃息兮晝卷作日出兮軒行嗟盡人兮具此惟
君有兮娛情倚繪事兮盼睞莫我與兮逕庭

艸亭先生文集卷一終

之與頻人所甚重也螫於蚊虻則急起而擊之不知者疑其自戕然顴頰於是乎安無害其爲重也任其螫而不擊必逯人然後可已之顴頰而途人焉能乎顧擊之者有中焉有不中焉其爲重顴頰而惡蚊虻一也不仁之膚螫之不知弗擊何傷仁也急擊之耳足下之文求其不合於道者蓋亦鮮矣僕豈直顴頰重之哉其豪末之未醇者固無能爲害抑不謂之蚊虻不可雖其螫與不螫我不能知然於顴頰則已戚然不安是以忘其固陋不敢自處於途人表出獻諸左右亦未敢冀其必中但釋而不擊恐足下疑其以不仁視已耳目罔之愆足

下其赦之否篆再拜

與人論塡詞書

篆再拜古未有所謂塡詞者其弊蓋始於元而充塞於明之隆萬以後皆世道衰微所致以足下之明而亦好焉僕深惜之旣辱交遊之末可嘿嘿已耶夫塡詞爲義亦近耳足下好之必有以取之使僕僅言其若何爲害志若何爲撓氣若何爲廢時失事傳之後世必使觀者敗其守聞者喪其心弊俗傷教足下必以爲迂不敢復進竊意足下有取於此者其故有二曰才曰情才其才非君子之所謂才情其情非君子之所謂情古之人視

才甚重道德經濟僅謂之才故曰才難又曰如有周公之才雖藝如冉有博如子產皆不足以與此今技能記問皆目爲才而才始輕殊不知文者道之餘詩者文之餘詞者詩之餘而塡詞者又詞之餘也其源益遠其流益卑若是而謂之才微乎末矣隆萬以降士無學術窮則專力於帖括達則聲色利祿從而牿之夫專力於帖括則其學隘聲色利祿從而牿之則其氣昏然其心思終不能無所寄可以娛其耳目夸示無識者此耳遂相率而爲之共詑以爲才雖入於俳優而不恥顧其閒非無一二纖新可喜之語抑亦小道之可觀不爲君子所

貴若夫情尤非塡詞足以當之城北徐君有同美焉鄭衞之淫聖人惡之故言情而本諸性其發也必正止乎禮義其極也不流自古以情爲性之用今直以淫昵覜之甚矣其不善言情也以氣爲性以慾爲情於是蔑禮法爲士梗嫉道義爲仇讐敵禎之世有請禁言性命於朝者有謂六經亂天下者而其害不可勝言皆不明性情之所致今足下所爲幸不至此然風化所在君子當深爲之防何但效其尤以避立異之名爲夫流俗倡之足下繼之異日者娼優侏儒相與傳習之嗚呼吾未見爲尊己也或曰足下欲以文名天下恐知者少故先示

此以取重夫文之傳與不傳顧所爲何如揚雄退之之
在當日亦莫有知之者至今愈不可泯滅足下必假此
爲嚆矢譬之王嬙西子反借飾於里婦一何不自信與
昔退之就試自取所試讀之以爲類於俳優而甚慚我
不知俳優反足以重文士否也僕固陋不能遠見竊以
爲不可是以悉陳之足下以爲有當乎無當乎幸有以
教我篆再拜

與竹堂先生論韻

篆再拜前過京口蒙以韻之通轉相語時艤舟待發未
遑備悉明訓至今胸次闕然屢欲作書請政又因臥病

忽忽未能秋來未審起居何似伏惟萬福篆自弱冠學詩即致疑於通轉之說第考諸書則無其訓詢諸人則昧者多躊躕反覆四十餘年一得之愚未嘗敢以告人今承垂問不得不吐露一二以質是非於左右夫韻之爲用其目有五曰獨曰同曰通曰轉曰叶獨者何一東之類是也對二冬言也蓋東部之音屬宮宮聲濁冬部之音屬商商聲清清濁齟齬宮商參差求之律呂自然不諧故獨用也同者何二冬之類是也按唐之禮部韻略統其四聲計之冬有冬部又有鍾部界限甚明不相侵犯然其部雖分而賦詩則又互用無彼此之殊宋人

見其如是刪繁就簡遂取鍾部併入于冬今韻之一百有六部是也特其部雖併而未便盡沒古人之意故于二冬之下注云與鍾同用云爾然此皆爲近體而設葢唐以詩取士士爭奔走於詩特製近體以嚴之故謂之律律者猶兵之有紀律也猶讞獄之有法律也猶八音之有六律也屬對欲極其切聲調欲極其諧何獨至韻而忽之所以有獨用同用之别與若騷賦古詩則無宮商之異清濁之分凡其聲之近似者皆可相通如東冬魚虞蕭肴豪之類是也惟轉之一說人不易明閒嘗以意度之古人之詩毋與樂爲表裏孔子曰吾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得所失所皆在於樂則樂乃詩之體詩爲樂之用明矣顧樂有器而無言詩有言而無器惟相宜以音而已是故言可轉而就器器不能轉而就言今試取一言而長歌之聆其餘音莫不與其始發截然有閒而又出於自然所謂轉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夫永者長也長其歌使之轉也聲依永依其轉也永與律和則其未永者可不計矣樂既有然韻何不爾故江部之與東冬佳部之與支微其韻雖殊考其餘音無不脗合故不謂之通而謂之轉者此也若夫叶則愚直以爲古之方音譬如有北之北本

博墨切而南人讀之如卜五六之六本力竹切而北人讀之如靁學者但爲辨其雅俗可也必欲因此廢彼則不可惜乎唐韻不傳舉是五者而以宋本考之譬與楚人辨齊語何由別其是非乎猶幸有一二散見於篇什不盡無稽但披沙覓廾勞瘁難辭如唐之殷部不與文部同用而同于眞部者見之近體不一其人而宋則幷入于文部世之惟宋是循者反執此以訾唐人之失今若宗宋則不合于唐心竊不安若毅然從唐則不惟獲罪于宋而且以立異駭世惟有將此數字寘同閒田或竟于其中采取一律一絕之用爲唐宋分解可也夫同

用之誤尙如此況于通轉況于叶韻乎惟有考諸李杜大家及唐之深于古韻者按其若何通轉而通轉之叶則取國風雅頌楚辭樂府之所嘗用者以求其有本則庶幾無誤耳蓋詩莫備于唐韻亦自唐而備言詩者又相率而惟唐是尙則所用之韻非唐務遵而誰遵乎是不得見存兩可復爲唐宋居間矣要之此失皆由不知今韻之本于宋又不知韻學之始自唐誤以沈約之四聲爲詩韻故也夫約何嘗有韻止有一卷四聲而已蓋梁時平仄人未盡通約特踵周彥倫之切韻復編一卷以見字之四聲又有如是收羅尙未能盡何嘗部分成

書爲後人古律之用乎不然六朝之字比漢加多浩浩六書豈一卷所能載供詩人之用者豈一卷所能分況約時尚未有律而約亦不自用也然若人者止自成其陋不能爲風雅病近有患支元等韻不諧毎韻爲若干段後先顛倒鄉語侏離復能使家寘一帙視爲騷人拱璧又有見唐人用古如彼今之通轉如此無所適從妄謂古體不必用韻皆韻之災詩之厄也鄙見如此毎以獨得自喜復以穿鑿自疑文戰有年屢思正諸有道適承下問深慊素心故不覺言之冗長詞之蕪蔓以干清聽儻無片語可教幸悉指摘其瑕疵庶俾追悔不遠

也曷勝鵠俟篆再拜

攷定二史杜甫傳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博學善持論偃蹇自負詩爲古今最父閑奉天令祖審膳部員外郎審言以詩名武后世者也曾祖依藝鞏令故徙鞏甫少貧不自振遊晉及吳越與交必前輩開元二十三年應進士不第往還京洛齊趙間雖困人皆重之其在東都也李邕時已通顯負重望奇其才先往見焉與李白高適過汴州登吹臺酒酣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天寶六載詔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詣闕將策之是時李林甫專政恐有發

其姦者詭請覆試尙書省険令皆下之而以野無遺賢入賀于是甫益困十載獻三大禮賦元宗奇之召試文章命列選序十三載進封西岳賦十四載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衞率府兵曹參軍當是時元宗在位日久荒于政甫知天下將亂欲寘家奉先然後之官十月元宗幸華清宮十一月祿山反十五載六月哥舒翰敗於潼關元宗幸蜀甫時在奉先不及扈從往依諸舅之令白水者已又避入鄜之三川七月肅宗卽位靈武改元至德甫自鄜走行在不得達轉至京師時京師爲祿山所據所謂陷身賊中者也二載四月竄謁肅宗於鳳翔拜左

拾遺六月救房琯詔三司推問已而得釋初琯在蜀與
元宗論與復請悉籓諸子及相肅宗賀蘭進明譖之乃
請自帥師討賊敗於陳陶斜至是坐縱客納賄罷甫上
言琯有才罪細不宜免肅宗怒故詔御史大夫韋陟等
推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陟亦奏甫言雖
狂職也乃令就列八月墨制放還鄜省家九月收西京
甫雖爲拾遺如故頗不自得明年琯竟以邠州刺史罷
相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歲餘關輔飢棄官客秦州復
之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梠以食卒大困乃入蜀成都
尹裴冕爲營艸堂於浣花溪居之上元二年嚴武節度

劒南與甫世舊厚遇甫甫于是種竹植樹縱酒嘯歌稍稍自適寶應元年元肅二宗繼崩代宗即位召武爲京兆尹西川兵馬使徐知道遂反甫避入東川明年以特進刑部尙書召還房琯于漢州補甫京兆功曹琯道病卒甫遂不赴初琯爲布衣時善甫及琯相有功免不以罪甫適爲拾遺司諫諍遂疏救之與琯俱貶不復省錄然甫終意向琯後每私詠分建事常持琯議甫在東川旣久欲遊荆南廣德二年武復鎭蜀遂還成都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甫素善持論高自許至是年老益困雖就職非其志也永泰元年復去

官會武卒遂離蜀南下蜀亦大亂大厤初寓居雲安夔州久之下江陵之湖南欲歸襄陽不果五年臧玠反於潭州初祿山陷京師甫往白水依其諸舅以免至是攝郴州崔偉亦甫諸舅復欲往依自潭州溯衡州至耒陽卒年五十九甫七歲即能詩然今傳者皆始自開元末而至德後爲多子宗文宗武元和中宗武子嗣業遷甫柩歸葬偃師今耒江畔有甫墓葢其昔厝處不忍除故存非眞墓也旁有祠有司至今致祭歲時

周篆曰唐以詩取士工者莫如李杜顧皆不遇何耶自供奉翰林睥睨一世雖因放跌宕自豪甫一救琯遂汨

沒以老豈於天亦得其偏歟何其困也世疑甫深於悱惻困與搖落爲近然子讀其早朝出掖宿省收京臨賊境洗兵馬諸篇莫不聿皇赫濯表裏雅頌使委佩垂紳黼黻國家之治何渠不皆律呂元音其非愁歎不出於口者遇也是故韓愈論李杜文章光燄萬丈元稹則云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於戲豈不信哉

三都賦說

詩能興賦亦能興詩有鄭衞賦亦有鄭衞班氏以爲古詩之流豈不信哉雖然讀者之情正則流連反覆惕然於鄭衞之淫懲創惟恐不至讀者之情不正則未有不

為邪說所移寖淫汩沒不能自拔是以孔子蔽以一言曰思無邪示學者以不可邪其思也左思三都靡麗不過張衡峻潔不過班固雖其趍步如出一轍然帝魏而僭漢則邪說也傾動一時紙為之貴邪俗也魏晉以降篡竊相承不識尊王賤伯之義惟恐前僭之不爾無以見後僭之當然邪世也處邪世感邪俗文邪說以溺人心其害寧止淫如鄭衛已耶當時借莫有講明孔子之說以正之者而徒使無識之昭明同科為之比次其意豈如鄭衛之不刪存之以垂戒哉不過以旖旎娛人而不知其出詞婉其入人深其流禍遠也陳壽之志實實

則其詆易顯左思之賦虛虛則其失稍微是以壽之志已見斥於前賢思之賦至今爲人諷詠莫或指摘也刪而棄之非夫子刪詩之意抑亦夫子刪詩之意也與

空靑說

乙酉之亂盜掠某巨室第一蒼頭走匿於廁頃之羣盜負篋出踞廁旁隙地加去取焉一盜於襲錦中得玉函發之凷然而出者石也悵甚棄之手玉函以去蒼頭以爲奇跡得之旋視無他異撼則汩汩有聲碎之漿液出焉識者曰嘻此空靑也療瞽癸丑秋余薄遊吳江之盛澤有某姓者業醫云祖父市藥有一石蓄且三世小於

雞卵而渾圓色白而稍碧相傳以爲空青破之無漿苦
無所用之按本艸空青味甘酸氣寒無毒生益州深山
腹空有漿枯則坎而蘊之可復也此其枯者耶有疑爲
禹餘糧及石中黃者市而比之非其倫也周子曰空青
雖一藥石綦貴重矣惟得者不識識者弗得入盜賊奴
隸之手必棄且破而後止求空青者愼毋盜賊奴隸然
也雖然此無論矣予獨有感於藏之三世知爲空青且
自名爲醫而其智乃與盜賊奴隸相若也悲夫治目者
必曰空青又曰世無空青見之又疑不類無怪乎瞽者
之不能愈也豈眞無空青哉

郭公說

郭公鳥相傳爲郭公所化猶望帝之爲子規也豈信然耶傳云齊桓公過郭問郭何以亡或對曰郭公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如是則賢君也何以亡對曰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亡然春秋所書僅曰郭公而逸其事則雖傳者之言尚屬可疑況爲鳥乎夫望帝化鳥而哀怨至今意其必有不得已者使是鳥信爲化自郭公則亦當翛然其形嘵然其聲不禁怨艾然後可顧馴擾其性光潤其羽厥冠元厥舃赤厥腮之白如玉厥喙澹於珊瑚從容飲啄絕無亡國之態豈其因化而化與抑雖化

而猶夫是人與雖然既爲羽族而僅大於鶡鶡則其能當止如是必責以見善如求友生見惡如逐鳥雀無乃非其任乎惜不得起望帝郭公而告之使善於謀始愼毋旣化而後悲啼與雖化而仍漠然也

字説

自古有道之士率皆無名如世所傳被裘公漢陰丈人之類是已其達而在上功德及人人欲從而稱之則往往卽其所有事以名之如堯時之殳斨熊羆是已名雖傳於後世要非其名也而況於字乎迨德下衰人不能無名然而未有字也試問西周以前爲聖爲賢爲卿爲

相其字云何未有不茫然者予故嘗爲之說曰人之稱字也其始於東周後乎好名之心勝故名之不足而繼之以字然而無名者往往傳其事有字者或不著其名豈非所以聳當時而垂後世者顧其行事何如而不在字之有無也況字不足而復加之以號如輓近之世乎是故取號與字較而字重取字與名較而名重取有名與無名較而無名尤重嗚呼無名尚矣意者其無字乎無字尚矣意者其無號乎居今之世不容無字猶唐虞以降之不能無名也去號而稱字其猶行古之道歟作字說

左評

左氏其可信乎據左氏以說春秋本末刺謬褒貶貿然矣夫諸傳莫先於左氏然而捃摭成書要刪疎畧不足案之以求聖人之斷也春秋之世勤勞諸侯從事創見懾荊蠻之方張吐氣中華利賴王室孰有如齊桓伐楚者非伸大義以動天下使輔我者影從與深中楚之忌諱則諸侯將退怯觀望驚顧不前使楚有以逃其責則必據境自强不爲齊下意齊之君臣必朝夕計議凡發號出令致師接戰之事應對之語盟誓之詞莫不豫爲之謀不俟兩軍相當取具倉卒授人直而自處於曲也

且楚地已過于王畿名復儗于天子豈尚知昭王王祭哉故不但婦人小子知其罪有可聲雖楚亦自知之矣以諸侯之衆奉詞伐罪將遜謝之不遑敢以浮詞抗哉是必楚人緣飾斯語以見未嘗爲齊所加誌之以罔天下學者不察一經見收于左氏信爲固然不惜遷就而曲爲之說禮云蠻夷雖大曰子自稱曰不穀然則不穀者楚之所稱齊侯何忽以自命豈非楚人習爲不穀其君而不知齊之不爾歟是以子朝已姦天位其偏告諸侯不儼然僭稱予一人而下循子男之不穀因其亦出自楚故也沈潔曰斯語卻未然按春秋僖公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杜注襄王也左傳曰王

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
地氾天子凶服降名禮也杜注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
然則子朝之稱不穀正欲上擬襄王爾否則
襄王在鄭何以不稱予一人而乃云不穀耶且及者彼
來而我及之也及人者爲主及于人者爲客經言楚屈
完來盟于師左氏不以諸侯及屈完而以屈完及諸侯
其非經背聖而不可信益明矣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
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然則桓
文而下皆孔子之尤不屑者何左氏之許晉自襄公以
後反多過當而黨六卿爲尤甚雖以兩言可決之趙盾
亦因其傳而致天下之疑夫盾之於彼必不書弒于此
于此書弒則他日未嘗稱盾既盾之復加之以弒是聖

人自矛其言而盾其書也何以折萬世之衷豈非傳晉事即掇晉語猶記楚事即拾楚言而其語又皆出諸六卿之私人是以悖戾若此乎故以左氏爲博聞而工于網羅可也謂爲傳春秋不可也奈何信傳而不信經少有不合反驅經以就傳甘爲左氏所誤耶

書柳宗元傳後

年少而才高則必自負自負則必思用世思用世則必輕進輕進則人忌忌則謗生以疏遠輕進之少年爲忌者所謗而能得位行道未之有也一旦廢棄雖深自愧悔欲改其所爲卒不得奮於是悲憤牢騷困厄以死亦

足悲已賈誼之才特出西漢然年少而人輕之不容於時不然誼何如人而終其身於一傅子厚有誼之才陷於叔文之黨爲世所嗤夫欲大用於世何但取旦夕之效爲故以子厚之才能優遊持重功業必爛焉可述爲唐名臣無疑顧不能遲緩之俟其自至恃才輕進爲忌者所中一蹶不振委棄南蠻豈非子厚之過歟雖然人惟無才有才而自棄與無才同古來有道之士深藏不售沒齒而名不稱者何可勝數故子厚之進取不足深怪且趙衰因勃鞮而用王允因董卓而興彼二子者人猶至今稱之子厚雖不自外於叔文然未嘗妨賢害能

殃民蠹國當日如皇甫鎛朱异之徒皆非叔文之黨而爲禍甚烈人於子厚獨無恕辭亦過矣厥後子厚行誼卓然著於柳州者不一我於贖質子見其仁易播州見其義講學明理有君子之風蓋與少年輕進之日已大異矣當事者不能棄瑕錄用子厚雖有奇謀異術忠君愛國之心亦無所施豈皆子厚之過歟蘇轍程灝諸子亦有黨人之目當時皆以爲賢子厚乃負謗終身莫有能辨之者此予尤爲子厚痛也輕進者愼無蹈故轍哉

徐生奕譜引

徐生以奕名天下予見其用意良苦問其中之所得誠

有味乎其言之也能在於好工在於專氣在於靜機在於密決在於審神而明之則在於默會而非授受之所及藉不師諸心而徒於譜焉從事欲其出沒變化也得乎今何事不稱於古弗逮惟奕則莫長於今何也從勝以求勝也閒嘗取其譜自宋元相傳以善奕稱者而按之且不得與我耦況過於我者哉不然則亦何難使神於是藝者出一最勝之局以勝天下之勝而顧紛紜雜出如是耶相厥全埶其必有一罫之最宜先者焉我如是彼之應我也將必如是我當何以待之我如是應我者設不如是又何以待之詳求旣審舉棋覗之如射之

的也翩然往如鶻之擊也堅如金石固如漆也如壘壁
軍之壁與厚集其陳據要害而敵爲碎易也已而視之
則又有全勢之最先者以詳求待我矣謹措寘勿失雖
局將終必詳求措寘如初故無往不勝然而猶有敗者
誤也不誤不敗雖然道有汚隆學有疏密我安知夫思
慮之用後之人不更勝於今日乎安知夫無思無慮後
之人不假勝於今日反能不及今日并能不及宋元以
上之用知乎易曰乘其墉弗克攻小道也盡亦有天焉
君不喜奕敢譜以請者重君之能進乎奕也夫進乎奕
則吾豈敢爲序其譜以俟世之求以奕名而能師諸心

者可也

古劍記後跋

噫嘻異哉能於戰前一日戛然長鳴或自室躍出數寸以爲重已者告及戰又能使矢石不得近左右宜其自沈埋中光芒夜燭且爲人形披髮而涕泣者也其不泯沒於土石之下與鞘把同一銷蝕豈偶然哉雖然不爲人重於劍何損使光怪百出而人驚避恐後可奈何實若罔聞可奈何疑其爲妖而毀折之可奈何恐其騰躍而去而不以佩佩矣僅以耳目之玩視之使不與鉛刀並效一割之用可奈何我是以歎非天下神物之爲難

知重神物之爲難也噫嘻異哉

文沙

金貴於沙而產於沙不多得沙則不多得金故重得金者必先積沙然不去其沙金亦無由而見故重得金者尤務汰其沙人第知金爲有德於人而不知沙尤有德於金也既務積之又務去之沙良苦矣世豈無無金之沙既不爲人積復不爲人汰耶直寧爲此勿爲彼耳夫積則積之汰則汰之不居其德而亦不爲不德沙之用遠矣哉雖然凡金必鎔之又鎔然後稱兼則金亦未嘗無汰之道也況於沙乎余之文其皆沙與其皆無金之

沙與沙之無金者亦從旣汰而後知耳若其初則固與產金者等也姑積以俟異日之汰庸何傷作文沙

詩璞

玉之初將如水沍爲冰星隕成石倏爾晶瑩大者斗而小者升乎抑始自稊米務得山川之氣爲之氤氳也必得氣爲氤氳使其外無磽然之璞則風湍之沖嚙泥沙之沈埋廉利礫石之磨礪觸戛孰與當之故璞者所以護夫玉者也及乎惟璞之務去去之不盡且起而爲之惜則璞又似乎敝夫玉者矣異哉璞也護乃馴至於蔽乎雖然以護始不以蔽終璞不旣有以謝玉也哉予之

以璞名詩也豈以其中有如玉者乎豈以在是皆璞而別有所謂玉乎豈將去夫薉以收護之功乎產金之鄉往往以沙通有無相投贈若夫玉則古人有以未剖獻而重得罪者況其外之磽然者乎其不工者璞而已工亦璞而已作詩璞

主客

家居曰主來往曰客寄於人爲旅久滯而無歸者謂之羇客耶主耶羇耶旅耶我皆謂之客而不以爲主耶孰是無主孰是有主知有無之主斯爲至主子旅主謂子羇客曰子謂我主也耶當我無我孰爲無我我之無我

我不得而主也當我有我孰爲有我我之有我我不得而主也有我無我非我自主而敢謂予客耶雖然我旣無我不使我無我旣有我不爲我有是必有主我於有無之先者由是觀之我與子與人皆客也旅也羇也非主也主我於有無之先者主乎天地陰陽今古者也不知此者是謂勾吳何謂勾吳昔者楚詆越爲蠻越亦蠻楚相與鬩於澄江之側勾吳人過而解之左其手曰爾居江茅蹊竹之閒蠻孰過子而可以訴人右其手曰越誠蠻矣子楚人也何獨非蠻是故越亦蠻也楚亦蠻也勾吳人蠻楚越而忘己之爲祼國也颺聲子遊緜陰氏

之庭綠陰氏之庭多蟻塚疆於是伍於是颺聲子蛙目
而睇鶴翅以舞曰嗟夫四海一塚也爾我一蟻也我非
蟻故能蟻蟻然則遊塵之外者亦將蟻我矣
孫常叔曰蒙氏之子耶漆氏之裔耶栩然者莊生也
蘧然者周生也莊也周也其先一人也此之謂文物
吳東里曰管君墨卿作遊戲之陣高古在莊列閒軼
韓㮣而上之矣

僬僥

僬僥之長不過三尺舉其類而比之又有長者短者閒
以寸自偉以爲丈夫矣由阮翁仲視之咸不出乎其脛

天下孰非僬僥乎逞喜怒以蕩其情縱逸慾以淫其性而且鬬其巧以謀利窮其智以保位外其實以邀名夫孰非僬僥乎故自以爲智者不知其已愚也自以爲得者不知其已失也淫於數者之中而又辨其若爲賢若爲不肖者僬僥之長也僬僥無以與乎短長俗士無以與乎大小是故有大人然後有大小不聞李斯之語東陵侯乎李斯曰我聞防風氏之骨專車長狄僑如身橫九畝阮翁仲一食而盡粟一石肉百斤丈轂之輿弗勝載也飲於河水爲之涸此亦可以爲大人矣東陵侯曰斯之大固以外哉形骸何足以當之夫大人者遊乎道

之門寢乎德之根故全其眞彼夫紜紜何可以倫江英子患疥甕然盎然手足攣然厲癩同癰腫然弟子曰噫何不藥也飲食無乃廢諸江英子仰而嘯俛而啼曰子疥夫疥疥而不知人疥人疥而不知天疥夫疥乎情者喜怒是已疥乎性者逸慾是已利疥庶人者也祿位疥卿相者也聲稱疥道德者也其爲癰腫也大矣所廢直飲食哉子將惡乎藥諸且我於此得大人之道而知之乎夫疥之中有蟲焉以膚爲天以肌爲地食膏飲血以爲五穀以旦夕爲終古以一疥爲四海洋洋愉愉以爲物莫我若也見蟭螟而笑之曰我處乎天地之閒食五

穀之甘極終古以曠觀遊四海而迴旋固有以全我天汝寄生乎蚊之顚而惡謀乎安然則不自知者疥之情故以所得矜

蜀漢年表序 附吳魏

周自東遷以後亦云微矣楚竊其號秦踞岐豐之地會盟征伐則委之晉而禮樂亦淪沒於郊禘之魯雖蕞爾如鄭亦悍然起與戰而射其肩偏安播遷之餘岌岌乎實去而名隨之矣惟桓文之倫稍利其存得假以號令天下然假則輕利則褻旣輕且褻不馴至于不可問不止也易曰履霜堅氷至夫以桓文之功尙馴至于不可

問況顯然肆逆者哉是故春秋冠王以天使尊不可干
高不可越庶幾不知顧忌者亦廢然自返此春秋之志
也夫人雖悍或敢與法抗必不敢起而抗天一時王法
或思以黠免必不思逃天以黠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
子懼者此也作史者固不當自附於春秋然不可不竊
取其義以爲天下訓雖有大如楚雄如秦强如晉擅禮
樂之制如曾絕不使得干正統則大義明而史職舉矣
陳壽之志三國也進魏而退漢尤其說得無中興之主
苟不如少康光武皆當斥居僭偽下與進魏不已又轉
而進晉師昭廢弑之際往往文以浮辭則壽也非但無

以自解於漢抑亦無以自解於魏矣誠亂賊之尤矣而春秋之罪人也邪說流行千有餘載予不起而正其害無已時故既修帝紀復撰是表以漢爲首者重先代也尊正統也稱漢又繫以蜀者別於兩漢也賓其僻也不沒其未混一也不改獻帝爲孝愍者爵於魏以殺也不敢私昭烈之預遙諡也附吳魏者僭竊之也使就春秋吳楚之列也先吳於魏者猶斷獄之分首從也魏未嘗有勤王之効於起兵之初吳未嘗躬弒篡於割據之後也

蜀漢遺臣表序

子嘗謂子長以文兼史孟堅則以史兼文子長不欲以空文見故實之以史孟堅不欲以枯史著故腴之以文後之作者文史俱不得其術是以鄙瑣猥雜不爲人重陳壽雖文不及子長史不及孟堅然比之范蔚宗已夐然傑出況下於蔚宗者乎第其叛名教而亂著述不爲君子所取故予嘗謂譙周之罪重於祇皓陳壽之害深於譙周祇皓止於釀亂而周則導亡譙周止絕漢祀於一時而壽則紊正統於百世也春秋於楚尚不終以州舉爵之以子壽州漢而主其帝將聖人之教乎時王之制乎天下後世之公議乎直逞其私臆以武斷名實而

已矣故予嘗謂壽之不以爲帝悍然起而吠之者昭烈也心欲加貶而不敢肆其誣者孔明也以亡漢爲其功而力致以虛譽者譙周也郤正也隨聲附會之者許靖也劉巴也易視而疏忽之者蔣琬費禕董允諸賢也沒其功并不覈其罪者姜維也不必書而書之以見搜羅不遺者漢之常播也衞繼之見乞於縣長也董卓二袁劉呂之見附於魏也其彰明較著者如此他尚何說哉故予嘗謂鄧方以下諸人或追隨於昭烈或擢用於孔明槩以行事不傳寘之有足悲者用是因楊戲諸贊及壽所注疏傳其稍可紀述而表其無可紀述者無使獨

抱恨於千古云爾

災祥志序

自古有割據之地無割據之天有分野之星辰無分野之日月有簒竊之人無簒竊之道夫如是則天之變日月之眚雖當王路傾否之際必宜舉而歸諸正統所在之朝夫天之變日月之眚宜歸諸正統之朝則凡災祥怪異之事亦宜隨天而載諸正統之史第割據之世往往有災祥似不為正統發起而私其簒竊者葢氣數之偏為之非運會之正也迨氣數之變消而運會之常復簒竊之焰熄而正統之論申則雖妖祥小數尚非簒竊

所得而私豈可因地之割據而遂許其割據正統之天乎易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此也東漢之末天下三分自非輔桀之徒皆不以魏爲正統卽如黃權以曹丕之殁歸其咎於熒惑守心遂謂魏爲得天而蜀吳不與者乃權去漢入魏一時之巽辭非通萬世之正論不然大通六年熒惑入斗天下後世何不以梁武不與其咎遂擧正統而歸之偶應天象之魏與蜀漢之災祥無紀說者謂其不寘史職注記無官所致予按景耀六年因史官言景星見改元炎興則帝禪之末史官未嘗不備豈以亮當國綱擧目張之日反不及寘與

非散失於艾會之亂則因當日惡直醜正盡舉而劉之謂無史官失其實矣予是以取天文日月之變歸之蜀漢其似爲吳魏所致者則吳魏以別之起昭烈章武終帝禪景耀爲災祥志以竊比於春秋日食星隕之據事直書五石六鷁則繫之其國云爾

異同志序

吳魏與蜀漢並峙諸家之述魏事獨詳吳稍畧其於漢尤畧雖黃襃貶亦遞有輕重卽謬爲漢引重者亦往往鑿空無實不足取信豈由得之傳聞是以若是其異與抑人各有心淳駁不一而莫之折衷與將所謂盜憎主

人以失身僭僞爲諱故務推崇其所事以自便其私與或因四海分析陰陽五行星野嶽瀆之氣人受以爲元精者壅塞乖隔於一偏不得全鍾其靈異才有所未遠明有所未晰與寧阻聲教者主聲教號令于是乎出風俗于是乎移學術于是乎偏人情于是乎僞而邪說隨之與詩曰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又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夫此之所是彼欲以爲非此之所邪彼欲以爲正則不得不飾辭以竊理不得不賊理以害道者埶也不見春秋內外傳當時諸國辭令莫不彬彬然質有其文然律以孔子尊王賤霸之義茫乎其無有也用是而知揚

墨之在戰國必且抗聖賢而駕說士不有孟子幾乎其不赫然尚垂于今日也哉予是以志諸駁雜異同之論以竢百世之力荷名教能斥魏使與羿莽朱溫爲伍闢邪說正人心嚴黨亂之君子

楊戲蜀漢君臣贊序

周篆曰余修蜀漢書疑其時賢臣不僅如舊史所載已也夫國雖僻小不得奄有天下從事攻戰日不暇給然承二京制度之餘以求賢若渴之昭烈倡之王佐之孔明輔之其內安外攘公卿百執事立國數十年收羅鼓舞振興成就寧僅寥寥此數十人而已乎其必有勳業

可稱而編簡殘缺纂集漏遺以致湮沒不傳者矣及讀楊戲蜀漢君臣諸贊見其辭義謹嚴無過揚亦無過抑所謂信而有徵者近是相傳以爲是作於延熙四年惟時後帝未亡諸葛瞻等未沒姜維諸人未降是以於景耀炎興間或有未詳然起自章武迄乎延熙比諸史氏亦加備矣傳記之缺畧豈不信哉余旣取諸臣之有跡可循者謹依類而次之弗敢忽又載戲贊於左以見漢臣之不止於舊史所編余之補綴爲不妄夫亦安知戲贊不尙有缺漏而湮沒者哉存梗概而已矣

昭烈本紀贊

周篆曰昭烈去孝景世次何如三恪去黃帝堯舜世次乎周武以聖人爲天子尙不以三恪爲悠遠侯之使食舊德陳壽何人敢悠遠孝景之昭烈改稱爲蜀欲使不得紹漢夫操父嵩爲曹騰養子壽非不知顧又大書操爲丞相參後何耶續操於參絕昭烈於景何其謬與余病其黨篡盜而賊正統故修蜀漢一書以昭烈本紀爲首

帝禪本紀贊

周篆曰帝禪固亡國之主也然以一州之地不能與魏久持諸葛亮固預言之矣亮存則與之俱存亮亡而宗

廟社稷隨之固其所也獨是亮存帝能任亮亮亡又能任琬逌禕允俱歿所恃者祇一骪髒召寇之姜維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是之謂與後之君子但當罪其臣辱於讐仇之魏而不當罪其亡雖然國君死社稷夫豈帝禪之所及哉

諸葛丞相世家贊

周篆曰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又曰求也藝故必如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乃可謂之才下此則藝而已非才也自周末以來論才無如蜀漢時爲多然其優劣莫不覗其主之淑慝漢臣之不屑吳猶吳

臣之不屑魏也當時出處去就行已立心問如孔明者譙與雖多一人而已難乎否邪故如孔明者勳業非所論也況於强弱成敗耕戰法度與制器之巧乎學者不察實道德而須其勳業宜其不足以知孔明也豈孔子所歎之才也哉

糜芳馬謖列傳贊

周篆曰桓魋不善牛以爲憂情也糜芳背漢竺一至恚死義也馬良亦幸先死於國耳若見謖僨事何以爲心夫謖之死人皆爲孔明惜之雖蔣琬亦然殊不知漢賊不兩立孔明久定之胸中矣凡其隱忍於孫權宛轉於孟

獲夙興夜寐治兵講武蓄縮歷年者皆為伐魏計也漢自昭烈定蜀以後曾未出師以與魏從事魏之畏漢未甚備漢尚疏一戰勝之足以褫僭竊之魄作士卒之氣敵天下思漢之心漢之興亡在此一舉夫謖送孔明南行其所舉以為孔明告者皆非餘人所及苟能充其言魏不足慮也魏延吳壹俱不足以語此誠知士也既已驗之南征自當率以北伐是以拔而用之孰意謖不用知而用愚不信人而自信至違節度大敗王師自是之後戰爭正未有艾不殺謖無以示警由是魏狃於抗漢漢亦習於為魏所抗無雷霆迅掃之氣孔明亦逆料其

然漢之爲漢不可復振非得臣孟明之比不殺何施旣已誅謖自貶三等以償其誤此孔明之所以爲孔明也

姜維列傳贊

周篆曰天下有不當歸宗之出子哉子當歸宗則姜維固宜背魏而歸漢漢本宗而魏異姓也天下有不當討之盜賊哉盜賊當討則姜維又宜數出伐魏魏盜賊而漢天子也學者厚魏而薄漢因維棄母與不爲漢死并責其歸漢與伐魏吁謬矣然臣於人者往往不得顧其私親維之離母罪也亦有不幸存焉惟不能卒拔刀斫石之衆背城一戰繼之以死而從後帝亂命以儌倖不

可立之功爲無所逃於天地間耳

譙周郤正列傳贊

周篆曰以必亡於魏之漢至死猶欲輔之興此孔明之所以爲孔明也是故一日未亡不可一日不爲竭蹶否亦不可一日不爲希冀覆亡之慘非但口不忍言亦心不忍計也譙周取二帝之名一一預爲曲解是何必哉若非其術旣工揣摩有素鄧艾一至豈能卽以請降爲帝勸且論其利害若是之詳審乎嗚呼周於利害誠審矣將如大義何夫隨帝降魏孰若決策死守相導舉動何如擁衞入南且國亡身辱何宜適之可言舊史謂後

帝賴匡相導而舉動無闕嗚呼此不過羽翼其故主舞蹈魏廷趨蹌晉室而已何賴匡為

陳祗黃皓列傳贊

周篆曰從來亡國之臣其姦惡有甚於祗皓者亦有甚於祗皓而未遽亡者將蜀漢蕞爾不足以勝大姦即如祗皓已足以致亡乎嗚呼昭烈勿為小惡之訓非但知其子也抑亦知其子之用以亡國矣夫惡如祗皓已足致亡況甚於祗皓乎慎弗以甚於祗皓未遽致亡而以祗皓微倖然後可

吳孫堅策霸紀贊

周篆曰孫堅與曹操均爲漢臣其子皆僭稱帝並尊爲一國之祖魏又先吳而滅求操之當進爲紀堅之當退爲傳者不得其故得無以當日堅止封侯而操自進爲王權稱尊於獻帝旣廢之後不及丕攘臂而奪之爲親切耶是奬亂也發憤討卓則操不如堅凌偪漢帝堅亦不至若操堅寧甘爲操下乎夫以堅之雄畧不幸不得見馭於中興之主與雲臺諸將上下其功名爲之後者中不勝熱不能守臣節與魏相終始無以異羣雄不得不與初起即懷睥睨之操同類並稱爲可哀耳顧令退居操下哉余是以著爲霸紀以策附之無使獨絀也

吳主權分紀贊

周篆曰孫堅乃心尙在漢室策則志在觀變矣至權始而坐制一方終遂帝制而天子自爲艮以漢道陵微中原無主習亂使然乎雖非純臣實雄傑也獨是堅不屑與卓和策拒袁術之僭權因襲取荊州遂爾甘心臣屬於丕爲喪其所守耳瑜肅不亡必不忍出此非但有愧於乃父乃兄已也是以公孫淵稱藩權即大喜過望不憚發萬人護送其使以九錫畀之雖舉朝皆以爲非權悍然行之不顧彼非不知其不可直以已昔失之於魏欲於淵乎取償以釋其愧此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嗟

乎終身之愧豈區區一加之淵遂能釋之哉

孫晧載記贊

周篆曰救焚者不必醴泉拯溺者不必畫舫勢有所不暇擇也夫晉以簒弑開基得國之後所爲亦僅耳豈有所謂仁心仁聞如湯武也哉顧成師而出奏凱而還舉萬里之吳不異振槁非晧之焚溺孰與速晧也耳飫禎祥心熏兼并蓋亦思己何以致此禎祥兼并也者而肆惡無忌卒至衆叛親離身爲囚虜也先儒以勝廣爲秦民之湯武以晧之民夫安得不湯武晉氏也哉

吳後宮列傳贊

周篆曰因其君之僭亂遂降其丞相爲尚書將軍爲校尉可乎不可也然不帝其君而稱爲主者何也斥之也家統於親國統於君主其帝而相其相將其將得春秋之辨與實矣吳之后妃陳志皆降爲夫人吾不知其義何居存其實自不得不予之以名惟權之兩王一袁不知當日爵列何等不得已仍循其舊稱爲夫人其餘后則后之妃則妃之亦無失也若嫌與正統無別則有其君之稱在

曹操霸紀贊

周篆曰操言國家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固矣

然不因人不帝王而遂可自稱也世人爲操所欺遂謂操取天下於羣盜非取之於漢於戲取非其有盜也服上刑託言爲主求盜因盜盜所有幷其主之餘財而盡盜之謂非盜乎書所殲厥渠魁者必是人矣爲士師者將起羣盜而問之乎抑誅其盜盜者也荷名教者愼無盜盜是恕也哉

曹丕僭紀贊

周篆曰春露秋霜尙足感仁人孝子之心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母藏骨之地顧不切於霜露桑梓哉古不墓祭丕也何自聞之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上祭於畢畢文

王葬處也周禮冢人墓祭爲尸孟子有東郭墦閒之論韓詩外傳引曾子之言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則墓之有祭自古已然丕不考諸經傳而祖述蔡邕之說亦見其惑也且既知骨無痛癢墓不棲神而諄諄告戒惟重死重戮是懼豈不以躬行篡竊恐爲萬世所不容冀以薄葬自免乎此與操之疑冢何異乃其不得已之私計非達於始終之禮者也不得與漢文比篡漢之罪姑不具論子病其素以文雅自負人亦以文雅許之而非經背聖惑世誣民與蔡邕同出一律也哀哉

公孫淵列傳贊

周篆曰自古中原鼎沸邊陲豪猾往往乘天下之不暇竊取
勢位於一方傳至子若孫不數十年未有不自取滅亡覆
宗絕嗣者何也因緣倔起無功德可稱一也得天之偏
非日月星晨所拱照元氣不全二也所恃以自固者止
於山川險阻殫其地之所產知者爲謀勇者効命必不
能度越上國三也驕溢首鼠自取罪戾忘其先世以事
大而得苟安四也自非忠如竇融達如元魏鮮不及矣
雖然公孫淵之事其小者也

司馬懿師昭列傳贊

周篆曰予嘗病范蔚宗後漢書不爲曹操立傳寧爲操

諱耶將謂操非漢臣抑或以陳壽已尊之爲紀不得復以傳次也貫錄之謂何而逸其人闕其事失其職矣用是刪存懿師昭一傳以備魏之終俟後史自紀以開晉之始可也

艸亭先生文集卷二終